

金上甄首然森漢等蓋中翰齊



全三國文卷八

烏程嚴可均校輯

魏八

文帝五

典論

謹案隋志儒家典論五卷魏文帝撰舊新唐志同本紀帝好文
學已著述為務所勒成垂百篇明帝時刊石詳搜神記又齊王
芳紀注臣松之昔從征西至洛陽見典論石在大學者尚存御
覽五百八十九引戴延之西征記典論六碑今四存一敗隋志
小學類有一字石經典論一卷唐時石本亡至宋而寫本亦亡
世所習見僅裴注之帝自敘及文選之論文而已亡友瀋陽孫
馮翼字鳳卿嘗有輯本罣漏甚多又如采北堂書鈔十五浴和
萬國曰典略當典論若斯之類概應刪剟今覆檢各書寫出數

十百事有篇名者十三聚其復重會其離散依意林次第之定
著一卷其遺文墜句無所繫屬者附于後嘉慶二十年太歲在

乙亥三月晦

篇名

堯崩舜避堯子于南河之南舜崩禹避舜子于陽城禹崩益避禹

子于箕山之陰

意林下有事見史記四字疑是後人校語

如彼登山乃勤曰求高如彼浮川乃勤曰求遠惟心弗勤時亦靡

剋

意林

應瑒云人生固有人

官本作仁

心荅云在親曰孝施物曰仁仁者有事

之實名非無事之虛稱善者道之母羣行之主

意林

茲讒

佞邪穢政愛惡敗俗國有此二事欲不危亡不可得也

序首二十一字從意

加何進滅于吳匡張璋袁紹亡于審配郭圖劉表昏于蔡瑁張允

孔子曰佞人殆信矣古事已列于載籍聊復論此數子曰爲後之
監誠作姦讒

中平之初大將軍何進弟車騎苗竝開府近士吳匡張璋各曰異
端有寵于進而苗惡其爲人匡璋毀苗而稱進進聞而嘉之曰爲
一于已後靈帝崩進爲宦者韓悝等所害匡璋忌苗遂劫進之眾
殺苗于北闕而何氏滅矣昔鄭昭公殺於渠彌魯隱公死于羽父
苗也能無及此乎夫忠臣之事主也尊其父曰重其子奉其兄曰
敬其弟故曰愛其人者及其屋烏況乎骨肉之閔哉而進獨何嘉
焉袁紹之子譚長而慧三國志袁紹傳注作惠古書皆曰惠爲慧字尙少而美紹妻愛
尙數稱其才紹亦雅奇其貌欲曰爲後未顯而紹死別駕審配護
軍逢紀宿曰驕侈不爲譚所善于是外順紹妻內慮私害矯紹之
遺命奉尙爲嗣潁川郭圖辛評與配紀有隙懼有後患相與依譚
盛陳嫡長之義激曰絀降之辱勸其爲亂而譚亦素有意焉與尙

親振干戈欲相屠裂王師承天人之符應已席卷乎河朔遂走尙
臯譚禽配馘圖二子既滅臣無餘句有脫文紹遇因運得收英雄之謀
假士民之力東苞巨海之實西舉全晉之地南阻白渠黃河北有
勁弓胡馬地方二千里眾數十萬可謂威矣當此之時無敵于天
下視霸王易于覆手而不能抑過愚妻顯別嫡庶婉戀私愛寵子
已貌其後敗績喪師身已疾死邪臣飾姦二子相屠墳土未乾而
宗廟爲墟其誤至矣劉表長子曰琦表始愛之稱其類已久之爲
少子琮納後妻蔡氏之姪至蔡氏有寵其弟蔡瑁表甥張允竝幸
于表憚琦之長欲圖毀之而琮日睦于蔡氏允瑁爲之先後琮之
有善雖小必聞有過雖大必蔽蔡氏稱美于內瑁允歎德于外表
日然之而琦益疏矣出爲江夏太守監兵于外瑁允陰司其過闕
隨而毀之美無顯而不掩闕無微而不露于是表忿怒之色日發
誚讓之書日至而琮堅爲嗣矣故曰容刀生于身疏積愛出于近

習豈謂是邪昔泄柳申詳無人乎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君臣
則然父子亦猶是乎後表疾病琦歸省疾琦素慈孝瑁允恐其見
表父子相感更有託後之意謂曰將軍命君撫臨江夏爲國東藩
其任至重今釋眾而來必見譴怒傷親之歡心心字依三國志劉表傳注加
增其疾非孝敬也遂過于戶外使不得見琦流涕而去士民聞而
傷焉雖易牙杜宮豎牛虛器何已加此琦豈忘晨臆北犬之獻乎
隔戶牖而不達何言千里之中山嗟乎父子之閒何至是也表卒
琮竟嗣立已侯與琦怒投印僞辭奔喪內有討瑁允之意會王
師已臨其郊琮舉州請罪琦遂奔于江南昔伊矣費忌已無寵而
作讒江充焚豐焚豐當攷已負罪而造靈高斯之詐也貪權躬寵之罔
也欲貴皆逝取乎骨肉之閒已成其凶逆悲夫匡璋配圖瑁允之
徒固未足多怪已後監前無不烹菹夷滅爲百世戮試舊校云試恐當作誡
然猶昧于一往者姦利之心篤也其誰離父子隔昆弟成姦于朝

制事于須臾皆緣厓隙曰措意託氣應曰發事挾宜愠之成畫投
必忿之常心勢如激怒應若發機雖在聖智不能自免況乎中材
之人若夫爰盎之諫淮南田叔之救梁孝杜鄴之給二王安國之
和兩主倉唐之稱詩史丹之引過周昌犯色曰廷爭叔孫切諫曰
陳誠三老抗疏曰理冤千秋託靈曰寤主彼數公者或顯德于前
朝或揚聲于上世或累遷而登相或受金于帝室其言既酬福亦
隨之斯可謂善處骨肉之間矣

羣書治要

篇名

桓靈之際闖寺專命于上布衣橫議于下干祿者殫貨曰奉貴要
名者傾身曰事勢位成乎私門名定乎橫巷由是戶異議人殊論
論無常檢事無定價長愛惡與朋黨

意林

篇名

夫陰陽交萬物成君臣交邦國治士庶交德行光同憂樂共富貴

而友道備矣易曰上下交而其志同由是觀之交乃人倫之本務

王道之大義非特士友之志也

初學記十八引魏文帝集論疑即典論之誤

夷吾侈而鮑叔廉此其志不同也張竦潔而陳遵汙此其行不齊

也

意林

主與民有三求求其為

道藏本作謂依官本改下放此

己勞求其為己死求其為

己生

意林

法者主之柄吏者民之命法欲簡而明吏欲公而平

意林

內誠

三代之亡由乎婦人故詩刺豔妻

治要作女依意林改

書誠哲婦

晨林作斯

已著在篇籍矣近事之若此者眾或在布衣細人其失不足已敗

政亂俗至于二袁過竊聲名一世豪士而術已之失紹已之滅斯

有國者所宜慎也是曰錄之庶曰為誠于後作內誠

古之有國有家者無不患貴臣擅朝寵妻專室故女無美惡入宮

見妒士無賢愚入朝見嫉夫寵幸之欲專愛擅權其來尚矣然莫

不恭慎于明世而恣睢于闇舊校云時者度主曰行志也故龍陽

臨釣而泣曰塞美人之路鄭袖偽隆其愛曰殘魏女之貌司隸馮

方女國色也世亂避地揚州袁術登城見而悅之遂納焉甚愛幸

之諸婦害其寵給言將軍曰百字依御覽三貴人有志節但見時

治要作當時宜數涕泣依意林改示憂愁也若如此也若如此四

必長見敬童馮氏女曰為然後每每字依見術輒垂涕意林術果

曰為有心志益哀意林之諸婦因是共絞殺殺字依懸之于廁梁

治要作懸之廟梁意林作懸之言其哀怨自殺其哀怨三字術誠

曰為不得志而死厚加殯斂袁紹妻劉氏甚妒忌紹死僵尸未殯

寵妾五人妻盡殺之曰為死者有知當復見紹于地下于地下三字

袁紹傳
注加

乃髡頭墨面已毀其形追妒亡魂戮及死人惡婦之為一

至是哉其少子尚又為盡殺死者之家嬪舊校云嬪疑嬪說惡母蔑死先

父行暴逆忘大義滅其官矣紹聽順妻意欲已尚為嗣又不時決

定身死而二子爭國舉宗塗地社稷為墟上定冀州屯鄴舍紹之

第余親涉其庭登其堂遊其閣寢其房棟宇未墮陞除自若忽然

而他姓處之紹雖蔽乎亦由惡婦治要

上洛都尉王琰獲高幹已功封侯其妻哭于室意林御覽作丙已為琰富

貴將更娶妾媵而奪已愛故也三國志袁紹傳注後漢袁紹傳注意林藝文類聚三十五御覽四百

八十

酒誨

酒已成禮過則敗德而流俗芳沈作酒誨北堂書鈔未改本一百四十八孝靈之

末朝政墮廢羣官百司竝湏于酒貴戚尤甚斗酒至千錢中常侍

張讓子奉為太醫令與人飲酒輒掣引衣裳發露形體已為戲樂

將罷又亂其烏履使小大差踣無不顛倒僵仆踈跌手足因隨而

笑之

北堂書鈔一百四十八御覽二百二十九又四百九十七又六百九十七又八百四十五

雒陽令郭珍居財

一作家有

巨億每暑夏召客侍婢數十盛裝飾被羅

縠袒裸其中使之進酒

御覽四百七十二又八百四十五

荊州牧劉表跨有南土子弟驕貴竝好酒為三爵大曰伯雅次日

中雅小曰季雅伯雅受七勝

御覽作升下同

中雅受六勝季雅受五勝又

設大鍼于杖端客有醉酒寢地者輒以劊刺之驗其醉醒是酷于

趙敬侯以筒酒灌人大駕都許使光祿大夫劉松北鎮袁紹軍

與紹子弟日共宴飲松嘗以盛夏三伏之際晝夜酣飲極醉至于

無知云以避一時之暑二方化之故南荆有三雅之爵河朔有避

暑之飲

意林初學記三御覽四百九十又七百六十又八百三十

論卻儉等事

夫生之必死成之必敗天地所不能變聖賢所不能免然而惑者

大四百八十四
小一百四十三

望乘風雲與螭龍共駕適不死之國國即丹谿其人浮游列缺翺

翔倒景飢餐瓊蕊渴飲飛泉然死者相踵丘壟相望逝者莫反潛

者莫形足已覺也

文選郭景純游仙詩注張孟陽七哀詩注

然人形性同于庶類勞則早斃逸則晚死

林意

溘于意診趙章謂其命在五日後至七日乃死章嗜粥內臟充實

故得延日也

北堂書鈔未刪改本一百四十四

潁川郤儉能辟穀餌伏苓甘陵甘始亦善行氣老有少容廬江左

慈知補導之術竝為軍吏初儉之至市伏苓價暴數倍議郎安平

李覃學其辟穀餐伏苓飲水中寒

華佗傳注寒字在水中上今依博物志乙轉

泄利殆

至殞命後始來眾人無不鵠視狼顧呼吸吐納軍謀祭酒弘農董

芬為之過差氣閉不通良久乃蘇左慈到又競受其補導之術至

寺人嚴峻往從問受闔豎真無事于斯術也人之逐聲乃至于是

光和中北海王和平亦好道術自己當仙濟南孫邕少事之從至

京師會和平病死邕因葬之東陶有書百餘卷藥數囊悉已送之
後弟子夏榮言其尸解邕至今恨不取其寶書仙藥劉向惑于鴻
寶之說君游眩于于政之言古今愚謬豈唯一人哉

三國志華佗傳注連江葉

氏本博物志
七今本五

陳思王此當是後人所改論內稱文帝辯道論云世有方士吾王

悉招至之甘陵有甘始廬江有左慈陽城有郤儉始能行氣儉善

辟穀悉號三百歲人自王與太子及余之兄弟咸已為調笑不全

信之然嘗試郤儉辟穀百日猶與寢處行步起居自若也夫人不

食七日則死而儉乃能如是左慈修房中之術差可已終命然非

有志至精莫能行也甘始老而少容自諸術士咸共歸之王使郤

孟節主領諸人連江葉氏本博物志七今本五案三國志華佗

傳注論合錄之得千二百數十字尚有佚脫辨正論廣宏明集並載此

一說皇甫隆遇青牛道士姓封名君達其餘養性法即可放用大

略云體欲嘗少勞無過虛食去肥濃節酸鹹滅思慮損喜怒除馳

逐慎房室施寫秋冬閉藏詳別篇武帝行之有效博物志王仲統

云此有脫落據博物志下文甘始左元放東郭延年行容成御婦

人法竝為丞相所錄問行其術亦得其驗降就道士劉景受雲母

九子丸方年三百歲莫知所在武帝恆御此藥亦云有驗劉德治

淮南王獄得枕中鴻寶苑祕書及子向咸共奇之信黃白之術可

成謂神仙之道可致卒亦無驗乃呂羅罪也劉根不覺飢渴或謂

能忍盈虛王仲都當盛夏之月于爐火炙之不熱當嚴冬之時裸

之而不寒桓君山曰為性耐寒暑君山曰無仙道好奇者為之前

者已述焉博物志

博物志又云魏王所集方士名上黨王真隴西封君達

甘陵甘始魯女生譙國華他字元化東郭延年唐雲

冷壽光河南卜式張貂薊子訓汝南費長房鮮奴

辜 魏國軍吏河南趙聖師 陽城郟儉字孟節 廬江左慈

字元放 右十六人魏文帝東阿王仲長統所說皆能斷穀不

食分形隱沒出入不由門戶左慈能變形幻人視聽厭刻鬼魅

皆此類也周禮所謂怪民王制稱挾左道者也

自敘

初平之元董卓殺主御覽九十三作弑帝 鳩后蕩覆王室是時四

海既困中平之政兼惡卓之凶逆家家思亂人人自危山東牧守

咸曰春秋之義衛人討州吁于濮言人人皆得討賊于是大興義

兵名豪大俠富室強族飄揚雲會萬里相赴兗豫之師戰于滎陽

河內之甲軍于孟津卓遂遷大駕西都長安而山東大者連郡國

中者嬰城邑小者聚阡陌已還相吞併會黃巾盛于海嶽山寇暴

于并冀乘勝轉攻席卷而南鄉邑望烟而奔城郭觀塵而潰百姓

死亡暴骨如莽余時年五歲上已四方擾亂教余學射六歲而知

大五百五十四
小四十八

射又教余騎馬八歲而知御覽騎射矣曰時之多難九十三加

故每征余常從建安初上南征荊州至宛張繡降旬日而反亡兄

孝廉子修從兄安民遇害時余年十歲乘馬得脫夫文武之道各

隨時而用生于中平之季長于戎旅之閒是曰少好弓馬于今不

衰逐禽輒十里馳射常藝文類聚七十四作出御覽七百步日多

體健御覽九十三心每不厭建安十年始定冀州滅豹北堂書鈔

貢良弓燕代獻名馬時歲之暮春句芒司節和風扇物弓燥手柔

草淺獸肥與族兄子丹獵于鄴西終日手獲麇鹿九雉兔三十御覽

五百九十後軍南征次曲蠡尚書令荀彧奉使犒軍見余談論之

未彧言聞君善左右射此實難能余言執事未覩夫頃發口縱俯

馬蹄而仰日彧也或喜笑曰乃爾余曰埒有常徑的有常所雖每

發輒中非至妙也若夫夫字依御覽馳平原赴豐草要御覽七百

逐狡獸截輕禽使弓不虛彎所中必洞斯則妙矣御覽七百四十一

時軍祭酒張柬在坐顧彧拊手曰善余又初學記九學擊劍閩師

多矣四方之法各異唯京師為善桓靈之閒有虎賁王越善斯術作幼當誤

稱于京師河南史阿言昔與越遊具得其法余從阿學之御覽五百九十

三有甚字精熟嘗與平虜將軍劉勳奮威將軍鄧展等共飲初學記有酒字宿

聞展善有手臂曉五兵又稱其能空手入白刃余與論劍良久謂

言將軍法非也余顧嘗好之又得善術因求與余對時酒酣耳熱

方食芋蔗藝文類聚八十七作干蔗御覽七百十又九百七十四作甘蔗便曰為杖下殿數交三

中其臂左右大笑展意不平求更為之余言吾法急屬難相中面

故齊臂耳展言願復一交余知其欲突曰取交中也因偽深進展

果尋前余卻腳躑正截其額坐中驚視余還坐笑曰昔陽慶使滄

于意去其故方更授曰秘術今余亦願鄧將軍捐棄故伎更受要

道也一坐盡歡夫事不可自謂已長余少曉持複自謂無對俗名

大五百八十七
小一百四十四

若神對家不知所出先曰若逢敏于狹路直決耳余于他戲弄之

事少所喜唯彈碁略盡其巧少為之賦昔京師先工有馬合鄉侯

東方安世張公子常恨不得與彼數子者對上雅好詩書文籍雖

在軍旅手不釋卷每文紀注作每每今依御覽九定省從容常言

人少好學則思專長則善忘長大而能勤學者唯吾與袁伯業耳

余是日少誦詩論及長而備歷五經四部史漢諸子百家之言靡

不畢覽所著書論詩賦凡六十篇至若智而能愚勇而能怯仁且

接物恕且及下且付後之良史所著下三十四字依御覽九

太子器式險三十一日深景二日深采三日深戰八三十一日靈寶

余蒙隆寵忝當上嗣憂惶踧踖上書自陳欲繁辭博稱則父子之

間不文也欲略言直說則喜懼之心不達也里語曰汝無自譽觀

汝作家書言其難也意林太子篇序

劔銘文選七命注引典略曰太子丕劔銘曰流采色伯采虹蓋

昔者周魯寶赤刀孟勞雍狐之戟屈盧之矛孤父之戈楚越太阿

純鉤徐氏七首凡斯皆上世名器君子雖有文事必有武備矣余

好擊劔善弓短乘長選茲良金命彼國工精而煉之至于百辟其

始成也五色充鑪書鈔御覽如此巨橐自鼓靈物髣髴飛鳥翔舞

曰為寶器九劔三一曰飛景二曰流采三曰華鋒刀三一曰靈寶

二曰含章三曰素質七首二一曰清剛二曰揚文露陌刀一曰龍

鱗因姿定名曰銘其柎工非歐冶子金非昆吾亦一時之良也銘

曰惟建安廿有四載書鈔未改本如此下又作廿四年初學二月

甲午書鈔如此藝文類聚作壬午御覽作丙午推是年二月癸未魏

太子平藝文類聚文選注初學記御覽皆作平造百辟寶劔三當有其一

字長四尺二寸重一斤十有五兩淬曰清漳厲曰磻本注音監音諸

后也磻音儲音青飾呂文玉表曰通犀光侶流星名曰飛景其二名流采色

侶采虹長四尺二寸重一斤十有四兩華鋒銘缺

魏太子平造百辟寶刀三其一長四尺三寸六分重三斤六兩文

伯靈龜名曰靈寶其二采伯丹霞名曰含章長四尺三寸三分重

三疑作斤十兩其三鋒伯霜書鈔未改本如此當有脫字藝文類

御覽作鑿伯崩霜崩疑明之誤聚作鑿伯崩霜文選注作堅而伯霜刀身劔鉞名曰素質長四尺三寸重二斤九兩

魏太子造百辟七首二其一理伯堅冰名曰清剛其二曜伯朝日

名曰揚文又造百辟露陌刀一長三尺二寸狀如龍文名曰龍鱗

北堂書鈔未改本一百二十二引九條一百二十三引六條藝文類聚六十引六條文選七命注引三條初學記十引一條二十二

引二條六帖二引一條十三引二條御覽三百四十三引二條三百四十六引一條合訂成篇案書鈔藝文類聚御覽引魏文帝

露陌刀銘曰於鑠良刀胡鍊直時警諸麟角靡所任茲不逢不若永世寶持利用衛身自威弗治不云典論故置弗錄

論文

夫夫字依藝文類聚五十三加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傅毅之于班固伯仲之間

耳而固小之與弟超書曰武仲自能屬文為蘭臺令史下筆不能

自休夫人善于自見而文非一體鮮能備善是各自所長相相

依藝文類聚加輕所短里語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見之患也今

之文人魯國孔融文舉廣陵陳琳孔璋山陽王粲仲宣北海徐幹

偉長陳雷阮瑀元瑜汝南應瑒德棧東平劉楨公幹斯七子藝文類聚

人者于學無所遺于辭無所假咸曰自騁驥駉于千里三國志王粲傳注作

咸自騁驥駉于千里藝文類聚仰齊足而竝馳曰此相服亦良難

矣蓋君子審已曰度人故能免于斯累乃本作而依藝文類聚改作論文

王粲長于辭賦徐幹時有齊氣然粲之匹也三國志王粲傳注作時有逸氣然非粲匹

也藝文類聚與粲傳同無非字如粲之初征登樓槐賦征思幹之玄猿漏卮圓扇

橘賦雖張蔡不過也然于他文未能稱是陳琳阮瑀陳字阮字依藝文類聚加

之章表書記今之雋也應瑒和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孔融體氣

高妙有過人者然不能持論理不勝詞已至乎王粲傳注藝文類聚無已字乎作于

襍已嘲戲及其時有時有二字依藝文類聚加所善楊班王粲傳注有之字壽也常人

貴遠賤近向聲背實又患闇于自見謂已為賢夫文本同而未異

大四百六十九
小三百一十三

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尙實詩賦欲麗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備其體文已氣爲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强而致譬諸音樂曲度雖均節奏同檢至于引氣不齊巧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已移子弟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是已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見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託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于後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顯而制禮不己隱約而弗務不己康樂而加思夫然則古人賤尺璧而重寸陰懼乎時之過已而人多不强力貧賤則懼于飢寒富貴則流于逸樂遂營目前之務而遺千載之功日月逝于上體貌衰于下忽然與萬物遷化斯志士之藝文類聚作所大痛也融等已逝唯翰著論成一家言文選或問屈原相如之賦孰愈曰優游案衍屈原之尙也窮侈極妙相如之長也然原據託譬喻其意周旋綽有餘度矣長卿子雲意未

能及已北堂書鈔一百

余觀賈誼過秦論發周秦之得失通古今之制義洽御覽五百九十五呂三代之風

潤曰聖人之化斯可謂作者矣御覽五百九十五

李九字伯宗後漢本傳年少有文章賈逵薦尤有相如楊雄之風

拜蘭臺令史與劉珍等共撰漢記北堂書鈔六十二

議郎馬融後漢本傳元初二年帝獵廣成融從是時北州遭水

潦蝗蟲融撰上林頌藝文類聚一百此三條疑當

論太宗

文帝慈孝寬仁弘厚躬修玄默御覽八十八儉率下奉生送終事從約省美

聲塞于宇宙仁風暘于四海御覽八十八

文帝思書鈔賢作急甚于飢渴用人速于順流北堂書鈔十一

三國魏文紀注引王沈魏書曰文學諸臣或曰為孝文雖賢其

于聰明通達政體不如賈誼帝著太宗論曰昔有苗不賓重華

舞曰干戚尉佗稱帝孝文撫曰恩德吳王不朝錫之几杖曰撫其意而天下賴安乃弘三章之教愷悌之化欲使曩時累息之民得闊步高談無危懼之心若賈誼之才敏籌畫國政特賢臣之器管晏之姿豈若孝文大人之量哉

論孝武

孝武帝承累世之遺業遇中國之殷阜府庫餘金錢倉廩畜腐粟因此有意乎御覽作平滅匈奴而廓清邊境矣故卽位之初從王恢之

畫設馬邑之謀自元光已迄征和四五十載之間征匈奴四十餘舉盛餘踰廣漢絕梓嶺封狼居胥禪姑幕梁北河觀兵瀚海刈單于之旗剿閼氏之首探符離之窟埽五王之庭納休屠昆邪之附獲祭天金人之寶斬名王曰千數馘酋虜曰萬計旣窮追其散亡又摧破其積聚虜不暇于救死扶傷疲困于孕重墮殞元封初躬秉魏文類聚御覽皆作執武節告曰天子自將懼曰兩越之誅彼

依北堂書鈔十三改

武節告曰天子自將懼曰兩越之誅彼

時號為威震匈奴矣

藝文類聚十二
御覽八十八

論周成漢昭

或有方周成王于漢昭帝者余已為周氏體聖考之淑氣稟賢妣之胎教周邵為保傅呂尚為太師故咳笑必含仁義之聲觀聽必覲禮義之容弘踐祚之義隆太平之化禮樂興于上頌聲作于下時成王年二十二享國三十年世永治長德與年豐夫孝昭父非武王母非邑姜體不承聖化不胎育保失仁義之德佐無隆平之治所謂生深宮中長婦手矣德與體併智與性成孝昭之崩年二十有一承衰弊之世牧彫落之民臣無淑聖之智身有短折之期欲高隆周豈不謬哉

御覽四百
四十七

藝文類聚十二引魏文帝周成漢昭論曰或方周成王于漢昭僉高成而下昭余已為周成王體上聖之休氣稟賢妣之貽誨周召為保傅呂尚為太師口能言則行人稱辭足能履則相者

導儀曰厭威容之美耳飽仁義之聲所謂沈漬玄流而沐浴清風者矣猶有咎悔聆二叔之謗使周公東遷皇天赫怒顯明厥咎猶啟諸金滕稽諸國史然後乃悟不亮周公之聖德而信金滕之教言豈不暗哉夫孝昭父非武王母非邑姜養惟蓋主相則樂光體不承聖化不胎育保無仁孝之質佐無隆平之治所謂生乎深宮之中長于婦人之手然而德與性成行與體并年在一二七早智夙達發燕書之詐亮霍光之誠豈將有啟金滕信國史而後乃寤哉使夫昭成均年而立易世而化賢臣而治換樂而歌則漢不獨少周不獨多也

案此卽典論也御覽刪改持論頓殊但類聚不引典論故

附錄
終制

黃初三年冬十月表首陽山東爲壽陵作終制

禮國君卽位爲棊存不忘亡也昔堯葬穀林通樹之禹葬會稽農

不易畝故葬于山林則合乎山林封樹之制非上古也吾無取焉
壽陵因山爲體無爲封樹無立寢殿造園邑通神道夫葬也者藏
也欲人之不得見也骨無痛痒之知冢非棲神之宅禮不墓祭欲
存亡之不黷也爲棺槨足已朽骨衣衾足已朽肉而已故吾營此
丘墟不食之地欲使易代之後不知其處無施葦炭無藏金銀銅
鐵一呂瓦器合古塗車芻靈之義棺但漆際會三過飯含無已珠
玉無施珠襦玉匣諸愚俗所爲也季孫曰璵璠斂孔子厯級而救
之譬之暴骸中原宋公厚葬君子謂華元樂莒不臣曰爲棄君子
惡漢文帝之不發霸陵無求也光武之掘原陵封樹也霸陵之完
功在釋之原陵之掘罪在明帝是釋之忠曰利君明帝愛已害親
也忠臣孝子宜思仲尼丘明釋之之言覽華元樂莒明帝之戒存
于所已安君定親使魂靈萬載無危斯則賢聖之忠孝矣自古及
今未有不亡之國亦無不掘之墓也喪亂已來漢氏諸陵無不發

掘至乃燒取玉匣金縷骸文選注骨并盡是焚如之刑也豈不重

痛哉禍由乎厚葬封樹桑霍為我戒不亦明乎其皇后及貴人

下不隨王之國者有終沒皆葬澗西前又曰表其處矣蓋舜葬蒼

梧二妃不從延陵葬子遠在嬴博魂而有靈無不之也一澗之閒

不足為遠若違今詔安有所變改造施吾為戮尸地下戮而重戮

死而重死臣子為蔑死君父不忠不孝使死者有知將不福汝其

曰此詔藏之宗廟副在尚書秘書三府三國志魏文帝紀案陳

文選七哀詩注引典論曰喪亂已來漢氏諸陵無不發掘至乃燒取玉匣金縷體骨并盡知終制是典論之一篇也

諸物相侶亂者案博物志言魏文帝所記而上文多引典論明此亦典論也

武夫怪后侶美玉蛇牀亂薩無薺茺亂人參杜衡亂細辛雄黃侶

后雷黃鰻魚相亂曰有大小相異敵休亂門冬百步侶門冬房葵

侶狼毒鈎吻堇與苜華相侶拔楔與卑解相侶一名狗脊菊有二

種苗花如一唯味小異苦者不中食野葛食之殺人家葛種之三

年不收後旅生亦不可食

連江葉氏本
博物志七

呂下篇
名皆缺

天下無切玉之刀火浣之布

抱朴子內篇論仙云魏文帝窮覽洽
聞自呼于物無所不經謂天下無切

玉之刀火浣之布及
著典論嘗據言此事

火性酷烈無含生之氣

搜神記十三漢世西域舊獻火浣布中閒
久絕至魏初時人疑其無有文帝呂為火

性酷烈無含生之氣著之典論明其不然之事絕智者之聽及明
帝立詔三公曰先帝昔著典論不朽之格言其刊石于廟門之外

及太學與石經並呂永示來世至青龍三年
二月西域獻火浣布袈裟于是刊滅此論

火尚能鑠石銷金何為不燒其布

法苑珠林
四十七

蘇林三國王槩傳注引魏略曰林字孝
友文帝作典論所稱蘇林者也

踰長城之阻登單于之臺

北堂書鈔十三案上文先引典論云
孝武征匈奴埽五王之庭又云刈單于

之旗探符離之窟今皆在論孝武篇
此復云云未知同篇與否故附于末

結繩而治

北堂書
鈔十五

北海鄭玄學之淵府

北堂書鈔
九十七

君子謹乎約已弘乎接物

文選陸士龍大將軍讌會詩注任彥昇王文憲集序注

欲得二女充備六宮佐宣陰陽聿修古義

文選范蔚宗後漢皇后傳論注

汝南許劭與族兄靖俱避地江東保吳郡爭論于太守許貢坐至

于手足相及

御覽四百九十六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三國文卷八終

國文卷八

天下無切玉之刀火浣之布

趙主出良三品浴風東望

對察吏同對察吏兼管

對察吏同對察吏兼管

對察吏同對察吏兼管

對察吏同對察吏兼管

對察吏同對察吏兼管

對察吏同對察吏兼管

對察吏同對察吏兼管

對察吏同對察吏兼管

大一百零六
小四十三

全三國文卷九

烏程嚴可均校輯

魏九

明帝一

帝諱叡字元仲文帝太子黃初七年五月卽位改元三太和青

龍景初在位十三年諡曰明皇帝廟號烈祖有集七卷唐志作十卷

游魂賦

崆峒丹穴孤竹北戶沈淪窅冥豈有所覩北堂書鈔一百五十八

喻指華歆詔黃初七年十二月

朕新莅庶事一日萬幾懼聽斷之不明賴有德之臣左右朕躬而君屢曰疾辭位夫量主擇君不居其朝委榮棄祿不究其位古人固有之矣顧曰爲周公伊尹則不然絜身徇節常人爲之不望之于君君其力疾就位曰惠予一人將立席机筵命百官總已曰須

君到朕然後御坐

魏志華歆傳

改元詔

先帝卽位之元則有延康之號受禪之初亦有黃初之稱今名年

可也

宋書禮志一

封聊城王詔

太和元年

昔象之爲虐至甚而大舜猶侯之有鼻近漢氏淮南阜陵皆爲亂臣逆子而猶或及身而復國或至子而錫土有虞建之于上古漢文明章行之乎前代斯皆敦敘親親之厚義也聊城公茂少不閑禮教長不務善道先帝曰爲古之立諸侯也皆命賢者故姬姓有未必侯者是曰獨不王茂太皇太后數曰爲言如聞茂頃來少知悔昔之非欲修善將來君子與其進不保其往也合封茂爲聊城王曰慰太皇太后下流之念

魏志樂陵王茂傳

議定廟樂及舞詔

禮樂之作所曰類物表庸而不忘其本者也凡音樂曰舞為主自黃帝雲門曰下至于周大武皆太廟舞名也然則其所司之官皆曰太樂所曰總領諸物不可曰一物名武皇帝廟樂未稱其議定廟樂及舞舞者所執綴兆之制聲歌之詩務令詳備樂官自如故為太樂

宋書樂志一通
典一百四十一

日蝕求言詔

太和初

蓋聞人主政有不得則天懼之曰災異所曰譴告使得自修也故日月薄蝕明治道有不當者朕即位曰來既不能光明先帝聖德而施化有不合于皇神故上天有曰寤之宜勵政自修曰報于神明天之于人猶父之于子未有父欲責其子而可獻盛饌曰求免也今外欲遣上公與太史令具禳祠于義未聞也羣公卿士其各勉修厥職有可曰補朕不逮者各封上之

宋書五行志五太和初
太史令許芝奏日應蝕

與太尉于靈臺祈
禳帝詔曰云云

下詔徵管寧 明帝元年十一月

太中大夫管寧耽懷道德服膺六藝清虛足已侔古廉白可已當世曩遭王道衰缺浮海遁居大魏受命則襁負而至斯蓋應龍潛升之道聖賢用舍之義而黃初已來徵命屢下每輒辭疾拒違不至豈朝廷之政與生殊趣將安樂山林往而不能反乎夫已姬公之聖而耆德不降則鳴鳥弗聞已秦穆之賢猶思詢乎黃髮況朕寡德曷能不願聞道于子大夫哉今已寧為光祿勳禮有大倫君臣之道不可廢也望必速至稱朕意焉 魏志管寧傳

下公卿議復肉刑詔

太傅學優才高畱心政事又于刑理深遠此大事公卿羣僚善共

平議 魏志鍾繇傳

詔張郃益邑 太和二年春

賊亮已巴蜀之眾當虓虎之師將軍被堅執銳所向克定朕甚嘉

之益邑千戶并前四千三百戶

魏志張郃傳

刊典論詔

太和二年四月戊子

先帝昔著典論不朽之格言其刊石于廟門之外及太學與石經

竝曰永示來世

魏志齊王芳紀注引搜神記

貢士先經學詔

太和二年六月

尊儒貴學王教之本也自頃儒官或非其人將何已宣明聖道其

高選博士才任侍中常侍者申敕郡國貢士已經學為先

魏志明帝紀又

見御覽二百三十六

詔雍丘王植

太和二年

皇帝問雍丘王先帝昔常非于漢氏諸帝積貯衣被使敗于函篋

之中遺詔已所服衣被賜王公卿官僚諸將今已十三種賜王

初學

記二十曹植表稱詔曰云云

報揚阜詔

太和二年後

閱得密表先陳往古明王聖主已諷闈政切至之辭款誠篤實退

思補過將順匡救備至悉矣覽思苦言吾甚嘉之魏志楊阜傳

答東阿王論邊事詔當在太和三年

制詔覽省來書至于再三朕已不德夙遭旻凶聖祖皇考復見孤

弃武宣皇后復即立官重此哀榮五內傷剝又已眇身闇于從政

是故二寇未誅黔首元元各不得所雖復兢兢坐而待旦懼無云

益王俠轉帝室朕深賴焉何乃謙卑自同三監知吳蜀未梟而海

內虛耗為憂又慮邊將或非其人諸所開喻朕敬聽之高謀良策

思聞其次文館詞林卷六百六十四

議追崇處士君號謚詔太和三年六月

尊嚴祖考所已崇孝表行也追本敬始所已篤教流化也是已成

湯文武實造商周克昌王業而詩書之義追尊稷契歌頌有娥姜

嫫之事明盛德之源流受命所由興也自我魏室之承天序既發

迹于高皇太皇帝而功隆于武皇文皇帝至于高皇之父處士君
潛修德讓行動神明斯乃乾坤所福饗光靈所從來也而精神幽
遠號稱罔記非所謂崇孝重本也其令公卿已下會議號謚

魏志
劉晔

傳通典

七十一

禁外藩入嗣復顧私親詔

太和三年七月

禮皇后無嗣擇建支子曰繼大宗則當纂正統而奉公義何得復
顧私親哉漢宣繼昭帝後加悼考曰皇號哀帝曰外藩援立而董
宏等稱引亡秦或誤朝議遂尊恭皇立廟京都又寵藩妾使比長
信敘昭穆于前殿竝四位于東宮僭差無度人神弗祐而非罪師
丹忠正之諫用致丁傳焚如之禍自是之後相踵行之昔魯文逆
祀罪由夏父宋國非度譏在華元其令公卿有司深曰前世行事
爲戒後嗣萬一有由諸侯入奉大統則當明爲人後之義敢爲佞
邪導諛時君妄建非正之號曰于正統謂考爲皇稱妣爲后則股

肱大臣誅之無赦其書之金策藏之宗廟著于令典魏志明帝紀又宋書禮志

四 詔青州刺史禮遣管寧 明帝三年十二月辛酉

寧抱道懷貞潛翳海隅比下徵書違命不至盤桓利居高尚其事雖有素履幽人之貞而失考父茲恭之義使朕虚心引領歷年其何謂邪徒欲懷安必肆其志不惟古人亦有翻然改節曰隆斯民乎日逝月除時方已過澡身浴德將曰曷為仲尼有言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哉其命別駕從事郡丞掾奉詔曰禮發遣寧詣行在所給安車吏從茵蓐道上廚食土道先奏魏志管寧傳

策試罷退浮華詔 太和四年二月

世之質文隨教而變兵亂已來經學廢絕後生進趣不由典謨豈朕訓導未洽將進用者不曰德顯乎其令郎吏學通一經才任牧民博士策試擢其高第者亟用其浮華不務道本者皆罷退之魏志

明帝紀又藝文類聚五十三

諡鍾繇詔 四年四月

太傅功高德茂位為師保論行賜諡當先依此兼敘廷尉于張之

德耳 魏志鍾繇傳注引魏書有司議諡詔曰云云乃策諡曰成侯又見御覽五百六十二

聽曹真分邑封曹遵朱讚詔 太和四年九月

大司馬有叔向撫孤之仁篤晏平久要之分君子成人之美聽分

真邑賜遵讚子爵關內侯各百戶 魏志曹真傳

答張郃詔 太和四年

昔祭遵為將奏置五經大夫居軍中與諸生雅歌投壺今將軍外

勒戎旅內存國朝朕嘉將軍之意今擢湛為博士 魏志張郃傳

封曹真五子詔 太和五年三月

大司馬蹈履忠節佐命二祖內不恃親戚之寵外不驕白屋之士

可謂能持盈守位勞謙其德者也其悉封真五子義訓則彥體皆

為列侯

魏志曹真傳

令諸王及宗室公侯各將適子一人入朝詔

太和五年八月

古者諸侯朝聘所已敦睦親協和萬國也先帝著令不欲使諸王在京都者謂幼主在位母后攝政防微已漸關諸盛衰也朕惟不見諸王十有二載悠悠之懷能不興思其令諸王及宗室公侯各將適子一人入朝後有少主母后在宮者自如先帝令申明著于令

魏志明帝紀

報滿寵求畱詔

太和五年冬

昔廉頗彊食馬援據鞍今君未老而自謂已老何與廉馬之相背邪其思安邊境惠此中國

魏志滿寵傳

詔報東阿王植

太和五年

蓋教化所由各有隆弊非皆善始而惡終也事使之然故夫忠厚仁及草木則行葦之詩作恩澤衰薄不親九族則角弓之章刺今

令諸國兄弟情禮簡怠妃妾之家膏沐疏略縱不能敦而睦之王
援古喻義備悉矣何言精誠不足已感通哉夫明貴賤崇親親禮
賢良順少長國之綱紀本無禁固諸國通問之詔也矯枉過正下
吏懼譴已至于此耳已敕有司如王所訴魏志陳思王植傳
改封諸侯已郡為國詔太和六年

古之帝王封建諸侯所已藩屏王室也詩不云乎懷德維寧宗子
維城秦漢繼周或彊或弱俱失厥中大魏創業諸王開國隨時之
宜未有定制非所已永為後法也其改封諸侯王皆已郡為國魏志

明帝紀又藝文類聚五十一

報陳王植等詔

此柰乃從涼州來道里既遠又來東轉煖故柰中變色不佳耳初學

記二十八又御覽九百七十作故柰色非如夏也

詔陳王植太和六年

吾既薄才至于賦誅特不閑從兒陵上還哀懷未散作兒誅為田

公家語耳

御覽五百九十六

與陳王植詔

太和六年正月

昔先帝時甘露屢降於仁壽殿前靈芝生芳林園中自吾建承露

盤已來甘露復降芳林園仁壽殿前

藝文類聚九十八初學記二御覽八百七十二

與陳王植手詔

王顏色瘦弱何意耶腹中調和不今者食幾許米又啖肉多少見

王瘦吾甚驚宜當節水加餐

御覽三百七十八

陳國相為國王制服詔

案陳王薨于太和六年

若正名實司空議是也且謂之國相而不稱臣制服則亦名實有

錯若去相之號除國之名則傷親親之恩也宜釋輕從重曰彰優

崇之大義也

通典八十八

獲玉印告廟詔

太和六年

推原符瑞有感而至宜因祭祀奠于文思皇后神座前已慰神靈

之思念

通典五十五

拒蔣濟請議封禪詔

太和中

聞濟斯言使吾汗出流足自開關已來封禪者七十餘君耳故太史公曰雖有受命之君而功有不洽是已中間曠遠者千有餘年近者數百載其儀闕不可得記吾何德之修敢庶茲乎濟豈謂世無管仲已吾有桓公登泰山之志乎吾不敢欺天也濟之所言華則華矣非助我者也公卿侍中尚書常侍省之而已勿復有所議亦不須荅詔也

晉書禮志下宋書禮志三魏志高堂隆傳載首二句

玉佩詔

當在太和中

中書領軍遊擊皆玉佩

御覽二百四十引高堂隆集已已詔

弔陳羣母詔

司空今遭母憂當遣使者弔祭如故事

通典八十三

呂蔣濟為護軍將軍詔 太和末

夫骨鯁之臣人主之所仗也濟才兼文武服勤盡節每軍國大事

輒有奏議忠誠奮發吾甚壯之就遷為護軍將軍加散騎常侍 魏志

蔣濟傳

呂夏侯惇等配饗武帝廟庭詔 青龍元年五月壬申

昔先王之禮于功臣存則顯其爵沒則祭于大蒸故漢氏功臣祠

于廟廷大魏元功之臣功勳優著終始休明者其皆依禮祀之 魏志

明帝紀注引魏書

詔有司議中山王袞犯禁 青龍元年

王素敬慎邂逅至此其呂議親之典議之 魏志中山王袞傳

詔何楨 青龍元年

揚州別駕何楨有文章才試使作許都賦成上不封得令人見 御覽

五百八十七引文士傳

大三百八十 小一百零五

禁淫祀詔 青龍元年

郡國山川不在祀典者勿祠

宋書禮志四
通典五十五

減鞭杖之制詔

青龍二年二月乙未

鞭作官刑所已糾慢怠也而頃多已無辜死其減鞭杖之制著于

令

魏志明
帝紀

諡山陽公為孝獻皇帝詔

青龍二年四月丙寅

蓋五帝之事尚矣仲尼盛稱堯舜巍巍蕩蕩之功者已為禪代乃大聖之懿事也山陽公深識天祿永終之運禪位文皇帝已順天命先帝命公行漢正朔郊天祀祖曰天子之禮言事不稱臣此舜事堯之義也昔放助殂落四海如喪考妣遏密八音明喪葬之禮同于王者也今有司奏喪禮比諸侯王此豈古之遺制而先帝之至意哉今諡公漢孝獻皇帝

魏志明帝紀
注引獻帝傳

入賈逵祠詔

考此在青龍二年七月

昨過項見賈逵碑像念之愴然古人有言患名之不立不思年之
不長逵存有忠勳沒而見思可謂死而不朽者矣其布告天下曰

勸將來魏志賈逵傳

詔下司空青龍二年

征南將軍帶金紫都督使位高任重近者正朝乃與卿校同執羔

非也自今已後從特進應奉璧者如故事通典七十五

皇后崩稱大行詔青龍三年春

稱大行者所曰別存亡之號故事已然今當如林議稱大行通典七十

九文德郭后崩侍中蘇林議宜稱大行

報孫禮詔

敬納讜言促遣民作魏志孫禮傳

詔衛臻

殿舍不成吾所畱心卿推之何魏志衛臻傳

大三百六十
小一百零五

幸許昌還詔

言對罪狀文書

魏志徐

吾省與僕射何異

魏志徐
宣傳

宣下靈命瑞圖詔

青龍四年

高平審步飛球

張掖郡立川溢涌激波奮蕩寶石負圖狀像靈龜宅于川西巖然

盤峙倉質素章麟鳳龍馬煥炳成形文字告命粲然著明

魏志管
監傳

議獄從寬簡詔

青龍四年六月

又發之計平大命不末其

有虞氏畫象而民弗犯周人刑錯而不用朕從百王之末追望上世之風邈乎何相去之遠法令滋章犯者彌多刑罰愈眾而姦不可止往者案大辟之條多所蠲除思濟生民之命此朕之至意也而郡國蔽獄一歲之中尚過數百豈朕訓導不醇俾民輕罪將苛法猶存為之陷穽乎有司其議獄緩死務從寬簡及乞恩者或辭未出而獄已報斷非所已究理盡情也其令廷尉及天下獄官諸有死罪具獄已定非謀反及手殺人亟語其親治有乞恩者使與

奏當文書俱上朕將思所已全之其布告天下使明朕意

魏志明帝紀

選舉詔

青龍四年

欲得有才智文章謀慮淵深料遠若近視昧而察籌不虛運策弗徒發端一小心清修密靜乾乾不解志尚在公者無限年齒勿拘

貴賤卿校已上各舉一人

魏志王昶傳

贈諡徐宣詔

青龍四年

宣體履至實直內方外歷在三朝公亮正色有託孤寄命之節可

謂柱石臣也常欲倚已台輔未及登之惜乎大命不永其追贈車

騎將軍葬如公禮諡曰貞侯

魏志徐宣傳

詔問程喜

問青州刺史程喜寧為守節高乎審老疾枉頓邪

魏志管寧傳

收考解弘詔

青龍末

汝非曾聞何言毀邪促收考竟

魏志高柔傳

原解弘詔

孝哉弘也其原之

魏志高柔傳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三國文卷九終

全書國文卷九終

文章謀慮備深材道者立視味而察

已上各舉一人

方外

朝公亮正色有託孤奇命之辭

以約民自勵不及登之惜乎大命不永其追贈

諡曰貞侯

為守節高乎審老疾延頓邪

其烈之

何言

全三國文卷十

魏十

烏程嚴可均校輯

明帝二

改正朔詔

黃初呂來諸儒共論正朔或曰改之為宜或曰不改為是意取駁
 異于今未決朕在東宮時聞之意常曰為夫子作春秋通三統為
 後王法正朔各從色不同因襲自五帝三王曰下或父子相繼同
 體異德或納大麓受終文祖或尋干戈從天行誅雖遭遇異時步
 驟不同然未有不改正朔用服色表明文物曰章受命之符也由
 此言之何必曰不改為是邪

宋書禮志一

改元景初曰建丑月為正月詔

昔在庖犧繼天而王始據木德為羣代首自茲曰降服物氏號開

元箸統者既膺受命厯數之期握皇靈遷興之運承天改物序其
綱紀雖炎黃少昊顓頊高辛唐虞夏后世系相襲同氣共祖猶豫
昭顯所受之運箸明天人去就之符無不革易制度更定禮樂延
羣后班瑞信使之煥炳可述于後也至于正朔之事當明示變改
已彰異代曷疑其不然哉文皇帝踐阼之初庶事草創遂襲漢正
不革其統朕在東宮及臻在位每覽書籍之林總公卿之議夫言
三統相變者有明文云虞夏相因者無其言也厯志曰天統之正
在子物萌而赤地統之正在丑物化而白人統之正在寅物成而
黑但含生氣已微成著故太極運三辰五星于上元氣轉三統五
行于下登降周旋終則又始言天地與人所已相通也仲尼言大
聖之才祖述堯舜範章文武制作春秋論究人事已貫百王之則
故于三微之月每月稱王已明三正迭相爲首夫祖述堯舜已論
三正則其明義豈使近在殷周而已乎朕已眇身繼承洪緒旣不

能紹上聖之遺風揚先帝之休德又使王教之弛者不張帝典之闕者未補疊疊之德不箸亦惡可已乎今推三統之次魏得地統當巳建丑之月爲正月放之羣執厥義彰矣其改青龍五年春三月爲景初元年孟夏四月服色尙黃犧牲用白戎事乘黑首之白馬建大赤之旗朝會建大白之旗春秋冬孟仲季月雖與歲不同至于郊祀迎氣禘祀蒸嘗巡狩蒐田分至啟閉班宣時令中氣晚早敬授民事諸若此者皆巳正歲斗建爲節此麻數之序乃上與先聖合符同契重規疊矩者也今遵其義庶可巳顯祖考大造之基崇有魏惟新之命於戲王公羣后百辟卿士靖康厥職帥意無怠巳永天休司徒露布咸使聞知稱朕意焉

宋書禮志一又略見魏志明帝紀注引魏

書又冊府

元龜四

議牲色詔

景初元年

巳建寅之月爲正者其牲用玄巳建丑之月爲正者其牲用白巳

建子之月爲正者其牲用騂此爲牲色各從其正不隨所祀之陰陽也祭天不嫌于用玄則祭地不得獨疑于用白也天地用牲得

無不宜異邪更議宋書禮志一

答議牲色詔景初元年

諸議所依據各參錯若陽祀用騂陰祀用黝復云祭天用玄祭地用黃如此用牲之義未爲通也天地至尊用牲當同已所尙之色不得專已陰陽爲別也今祭皇皇天帝皇皇后地天地郊明堂宗廟皆宜用白其別祭五郊各隨方色祭日月星辰之類用騂社稷山川之屬用玄此則尊卑方色陰陽眾義暢矣宋書禮志一通典五十五

郊禘詔景初元年十月

蓋帝王受命莫不恭承天地已彰神明尊祀世統已昭功德故先代之典既著則禘郊祖宗之制備也昔漢氏之初承秦滅學之後采摭殘缺已備郊祀自甘泉后土雍宮五時神祇兆位多不見經

是曰制度無常一彼一此四百餘年廢無禘祀古代之所更立者
遂有闕焉曹氏世系出自有虞氏今祀園丘曰始祖帝舜配號園
丘曰皇皇帝天方丘所祭曰皇皇后地曰舜妃伊氏配天郊所祭
曰皇天之神曰太祖武皇帝配地郊所祭曰皇地之祇曰武宣皇
后配宗祀皇考高祖文皇帝于明堂曰配上帝

志上宋書禮志
三通典四十二

魏志明帝紀注引
魏書又見晉書禮

議告瑞祀天詔

每祀天輒曰地配今不地配耶通典五十五

告瑞祀天曰地配詔

祀天曰地配此既正義今告瑞祭于五精之帝則地不得闕也通典

五十

議告瑞冊文詔

告皇天及五精今冊文中都不見五精之帝意何曰耶通典五十五

詔亭侯曰上稱薨

夫爵命等級貴賤之序非得偏制蓋禮關存亡諸侯大夫既終之

稱曰薨卒為別今縣鄉亭侯不幸稱卒非也禮大夫雖食菜不加

爵即縣亭侯既受符策茅土名曰列侯非徒食菜之比也于通存

亡之制豈得同稱卒邪其亭侯曰上當改卒稱薨通典八十三

遷盧毓吏部尚書詔景初元年

官人秩才聖帝所難必須良佐進可替否侍中毓稟性貞固心平

體正可謂明試有功不懈于位者也其曰毓為吏部尚書魏志盧毓傳又

見藝文類聚四十八

科郎吏從高堂隆等受經詔景初中

昔先聖既沒而其遺言餘教著于六藝六藝之文禮又為急弗可

斯須離者也末俗背本所由來久故閔子譏原伯之不學荀卿醜

秦世之坑儒儒學既廢則風化曷由興哉方今宿生巨儒並各年

高教訓之道孰為其繼昔伏生將老漢文帝嗣曰鼂錯穀梁寡疇
宣帝承曰士郎其科郎吏高才解經義者三十人從光祿勳隆散
騎常侍林博士靜分受四經三禮主者具為設課試之法夏侯勝
有言士病不明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俯拾地芥耳今學者
有能究極經道則爵祿榮寵不期而至可不勉哉

魏志高堂隆傳

報高堂隆疾篤上疏詔

景初元二年

生廉侔伯夷直過史魚執心堅白蹇蹇匪躬如何微疾未除退身

里舍昔邴吉曰陰德疾除而延壽貢禹曰守節疾篤而濟愈生其

彊飯專精曰自持

魏志高堂隆傳

高祖光武陵不得耕牧樵採詔

景初二年五月戊子

昔漢高祖創業光武中興謀除殘暴功昭四海而墳陵崩頽童兒
牧豎踐踏其上非大魏尊崇所承代之意也其表高祖光武陵四

面百步不得使民耕牧樵採

魏志明帝紀注引魏書

賜田滿寵詔景初二年

君典兵在外專心憂公有行父祭遵之風賜田十頃穀五百斛錢

二十萬呂明清忠儉約之節焉魏志滿寵傳

舉中書郎詔

得其人與否在盧生耳選舉莫取有名名如畫地作餅不可啖也

魏志盧毓傳又見後漢盧植傳注御覽八百六十 案通典十六作魏文帝詔當誤

呂韓暨為司徒詔景初二年春

太中大夫韓暨澡身浴德志節高絜年踰八十守通彌固可謂純

篤老而益劭者也其呂暨為司徒魏志韓暨傳

得韓暨遺表詔景初二年四月

故司徒韓暨積德履行忠呂立朝至于黃髮直亮不虧既登三事

望獲毗輔之助如何奄忽天命不永曾參臨沒易簣呂禮晏嬰尙

儉遣車降制令司徒知命遺言卹民必欲崇約可謂善始令終者

也其喪禮所設皆如故事勿有所闕特賜溫明祕器衣一稱五時

朝服玉具劍佩魏志韓暨傳注引楚國先賢傳

荅蔣濟詔景初

微護軍吾弗聞斯言也魏志蔣濟傳

追錄陳思王遺文詔景初中

陳思王昔雖有過失既克已慎行已補前闕且自少至終篇籍不

離于手誠難能也其收黃初中諸奏植罪狀公卿已下議尙書中

書祕書三府大鴻臚者皆削除之撰錄植前後所著賦頌詩銘雜

論凡百餘篇副藏内外魏志陳思王植傳

報倭女王詔景初二年十二月

制詔親魏倭王卑彌呼帶方太守劉夏遣使送汝大夫難升米次

使都市牛利奉汝所獻男生口四人女生口六人班布二匹二丈

已到汝所在踰遠乃遣使貢獻是汝之忠孝我甚哀汝今已汝為

親魏倭王假金印紫綬裝封付帶方太守假授汝其綏撫種人勉
 為孝順汝來使難升米牛利涉遠道路勤勞今已難升米為率善
 中郎將牛利為率善校尉假銀印青綬引見勞賜遣還今已絳地
 交龍錦五匹絳地縐粟罽十張舊絳五十匹紺青五十匹答汝所
 獻貢直又特賜汝紺地句文錦三匹細班華罽五張白絹五十匹
 金八兩五尺刀二口銅鏡百枚真珠鉛丹各五十斤皆裝封付難
 升米牛利還到錄受悉可已示汝國中人使知國家哀汝故鄭重

賜汝好物也 魏志倭人傳

欲得親人為射聲校尉問孫資詔 景初末

吾年稍長又歷觀書傳中皆歎息無所不念圖萬年後計莫過使
 親人廣據職勢兵任又重今射聲校尉缺久欲得親人誰可用者

魏志劉放傳
 注引資別傳

然如卿言當為遠慮所圖今日可參平勃侔金霍雙玉章者其誰

大四百九十二
 小五十七

哉同

與司馬懿手詔

閒側息望到到便直排閣入視吾面

晉書宣帝紀

削中山王縣戶璽書

青龍元年

制詔中山王有司奏王乃者來朝犯交通京師之禁朕惟親親之恩用寢吏議然法者所與天下共也不可廢今削王縣二戶七百五十夫克已復禮聖人稱仁朝過夕改君子與之王其誠諸無

貳咎悔也

魏志中山恭王衮傳引魏書載璽書

誠誨趙王幹璽書

青龍二年

易稱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詩著大車惟塵之誠自太祖受命創業深覩治亂之源鑒存亡之機初封諸侯訓曰恭慎之至言輔曰天下之端士常稱馬援之遺誠重諸侯賓客交通之禁乃使與犯妖惡同夫豈曰此薄骨肉哉徒欲使子弟無過失之愆士民無傷害

之悔耳高祖踐阼祇慎萬機申著諸侯不朝之令朕感詩人棠棣
 之作嘉采菽之義亦緣詔文曰若有詔得詣京都故命諸王已朝
 聘之禮而楚中山竝犯交通之禁趙宗載捷咸伏其辜近東平王
 復使屬官歐壽張吏有司舉奏朕裁削縣令有司已曹纂王喬等
 因九族時節集會王家或非其時皆違禁防朕惟王幼少有恭順
 之素加受先帝顧命欲崇恩禮延乎後嗣況近在王之身乎且自
 非聖人孰能無過已詔有司宥王之失古人有言戒慎乎其所不
 覩恐懼乎其所弗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焉叔父
 茲率先聖之典已纂乃先帝之遺命戰戰兢兢靖恭厥位稱朕意
 焉

魏志趙
王幹傳

與彭城王璽書 景初元年

制詔彭城王有司奏王遣司馬董和齋珠玉來到京師中尚方多
 作禁物交通工官出入近署踰侈非度慢令違制繩王已法朕用

大五百零五
小四十一

憮然不寔于心王曰懿親之重處藩輔之位典籍曰陳于前勤誦
不輟于側加雅素奉脩恭肅敬慎務在蹈道孜孜不衰豈忘率意
正身考終厥行哉若然小疵或謬于細人忽不覺悟曰斯爲失耳
書云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古人垂誥乃至于此故君子
思心無斯須遠道焉常慮曰累德者而去之則德明矣開心所已
爲塞者而通之則心夷矣慎行所已爲尤者而修之則行全矣三
者王之所能備也今詔有司宥王削縣二千戶曰彰八柄與奪之
法昔義文作易著休復之語仲尼論行既過能改王其改行茂昭
斯義率意無怠

魏志彭城王據傳
注引魏書載璽書

報王朗

太和元年二閏

夫忠至者辭篤愛重者言深君既勞思慮又手筆將順三復德音
欣然無量朕繼嗣未立曰爲君憂欽納至言思聞良規

魏志王朗傳

報華歆

太和四年七月初

君深慮國計朕甚嘉之賊憑山川二祖勞于前世猶不克平朕豈敢自多謂必滅之哉諸將曰為不一探取無由自弊是曰觀兵曰闕其釁若天時未至周武還師乃前事之鑒朕敬不忘所戒魏志華散傳

報辛毗 青龍初

二虜未滅而治宮室直諫者立名之時也夫王者之都當及民勞兼辦使後世無所復增是蕭何為漢規摹之略也今卿為魏重臣亦宜解其大歸魏志辛毗傳

報高柔 當在青龍中

知卿忠允乃心王室輒克昌言他復曰聞魏志高柔傳

荅陳羣諫治宮室 青龍三年三月

王者宮室亦宜竝立滅賊之後但當罷守耳豈可復興役耶是故君之職蕭何之大略也魏志陳羣傳

露布天下并班告益州 太和二年正月丁未

劉備背恩自竄巴蜀諸葛亮棄父母之國阿殘賊之黨神人被毒
惡積身滅亮外務立孤之名而內貪專擅之實劉升之兄弟守空
城而已亮又侮易益上虐用其民是曰利狼岩渠高定青羌莫不
瓦解爲亮仇敵而亮反表負薪裹盡毛殫削趾適履刻朋傷骨反
更稱說自曰爲能行兵于井底游步于牛蹄自朕卽位三邊無事
猶哀憐天下數遭兵革且欲養四海之耆老長後生之孤幼先移
風于禮樂次講武于農隙置亮畫外未曰爲虞而亮懷李熊愚勇
之智不思荆邯度德之戒驅略吏民盜利祁山王師方振膽破氣
奪馬謖高祥望旗奔敗虎臣逐北蹈尸涉血亮也小子震驚朕師
猛銳踊躍咸思長驅朕惟率土莫非王臣師之所處荆棘生焉不
欲使干室之邑忠信貞良與夫淫昏之黨共受塗炭故先開示曰
昭國誠勉思變化無滯亂邦巴蜀將吏士民諸爲亮所劫迫公卿

呂下皆聽束手

魏志明帝紀注引魏略

赦遼東吏民公文

當是青龍元年

告遼東玄菟將校吏民逆賊孫權遭遇亂階因其先人劫略州郡
 遂成羣凶自擅江表含垢藏疾冀其可化故割地王權使南面稱
 孤位呂上將禮呂九命權親又手北向稽顙假人臣之寵受人臣
 之榮未有如權者也狼子野心告令難移卒歸反覆背恩叛主滔
 天逆神乃敢僭號恃江湖之險阻王誅未加比年已來復遠遣船
 越渡大海多持貨物誑誘邊民邊民無知與之交關長吏曰下莫
 肯禁止至使周賀浮舟百舸沈滯津岸貿遷有無既不疑拒齎曰
 名馬又使宿舒隨賀通好十室之邑猶有忠信陷君于惡春秋所
 書也今遼東玄菟奉事國朝紆青拖紫曰千百為數戴纒垂纓咸
 佩印綬曾無匡正納善之言龜玉毀于匱虎兕出于匣是誰之過
 歟國朝為子大夫羞之昔狐突有言父教子貳何曰事君策名委

質貳乃辟也今乃阿順邪謀脅從姦惑豈獨父兄之教不詳子弟之舉習非而已哉若苗穢害田隨風烈火芝艾俱焚安能白別乎且又此事固然易見不及鑒古成敗書傳所載也江南海北有萬里之限遼東君臣無怵惕之患利則義所不利貴則義所不貴此爲厭安樂之居求危亡之禍賤忠貞之節重背叛之名蠻貊之長猶知愛禮曰此示人亦難爲顏且又宿舒無罪擠使入吳奉不義之使始與家訣涕泣而行及至賀死之日覆眾成山舒雖脫死魂魄離身何所逼迫乃至于此今忠臣烈將咸忿遼東反覆攜貳皆欲乘桴浮海期于肆意朕爲天下父母加念天下新定旣不欲勞動干戈遠涉大川費役如彼又悼邊陲遺餘黎民迷誤如此故遣郎中衛慎邵瑁等且先奉詔示意若股肱忠良能效節立信曰輔時君反邪就正曰建大功福莫大焉儻恐自嫌已爲惡逆所見染污不敢倡言永懷伊戚其諸與賊使交通皆赦除之與之更始

魏志

公孫度傳
注引吳書

正朔論

五帝三王雖同氣共祖禮不相襲正朔自宜改變曰明受命之運

魏志明帝紀景初元年注引魏書

甄皇后哀策文 青龍二年三月

維青龍二年三月壬申皇太后梓宮啟殯將葬于首陽之西陵哀

子皇帝叡親奉冊祖載遂親遣奠叩心擗踊號咷仰訴痛靈魂之

遷幸悲容車之向路背三光曰潛翳就黃墟而安厝嗚呼哀哉昔

二女妃虞帝道曰彰三母嬪周聖善彌光既多受祉享國延長哀

哀慈妣興化閨房龍飛紫極作合聖皇不虞中年暴離災殃愍子

小子熒熒摧傷魂雖永逝定省曷望嗚呼哀哉

魏志文德郭皇后傳注引魏書

孝獻皇帝贈冊文 青龍二年四月丙寅

嗚呼昔皇天降戾于漢俾逆臣董卓播厥凶虐焚滅京都劫遷大

駕于時六合雲擾姦雄燦起帝自西京徂唯求定臻茲洛邑疇咨
聖賢聿改乘轅又遷許昌武皇帝是依歲在元枹皇師肇征迄于
鶉尾十有八載羣寇殲殄九域咸乂惟帝念功祚茲魏國大啟土
宇爰及文皇帝齊聖廣淵仁聲旁流柔遠能邇殊俗向義乾精承
祚坤靈吐曜稽極玉衡允膺厯數度于軌儀克厭帝心乃仰欽七
政俯察五典弗采四嶽之謀不俟師錫之舉幽贊神明承天禪位
祚建朕躬統承洪業蓋聞昔帝堯元愷旣舉凶族未流登舜百揆
然後百揆時序內平外成授位明堂退終天祿故能冠德百王表
功高嶽自往迄今彌歷七代歲暨三千而大運來復庸命底績纂
我民主作建皇極念重光紹咸池繼韶夏超羣后之遐蹤邈商周
之慙德可謂高朗令終昭明洪烈之懿盛者矣非夫漢魏與天地
合德與四時合信動和民神格于上下其孰能至于此乎朕惟孝
獻享年不永欽若顧命攷之典謨恭述皇考先靈遺意闡崇弘謚

奉成聖美曰章希世同符之隆曰傳億載不朽之榮魂而有靈嘉

茲弘休嗚呼哀哉

魏志明帝紀注引獻帝傳

告祠文帝廟青龍二年四月丙寅

叡聞夫禮也者反本修古不忘厥初是曰先代之君尊尊親親咸有尚焉今山陽公寢疾棄國有司建言喪紀之禮視諸侯王叡惟山陽公昔知天命永終于已深觀厥數允在聖躬傳祚禪位尊我民主斯乃陶唐懿德之事也黃初受終命公于國行漢正朔郊天祀祖禮樂制度率乃漢舊斯亦舜禹明堂之義也上考遂初皇極攸建允熙克讓莫朗于茲蓋子曰繼志嗣訓為孝臣曰配命欽述為忠故詩稱匪棘其猶聿追來孝書曰前人受命茲不忘大功叡敢不奉承徽典曰昭皇考之神靈今追諡山陽公曰孝獻皇帝冊贈璽綬命司徒司空持節弔祭護喪光祿大鴻臚為副將作大匠復土將軍營成陵墓及置百官羣吏車旗服章喪葬禮儀一如漢

氏故事喪葬所供羣官之費皆仰大司農立其後嗣爲山陽公曰

通三統永爲魏賓

魏志明帝紀注引獻帝傳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三國文卷十終

全三國文卷十一

烏程嚴可均校輯八百餘元

魏十一

廢帝

帝諱芳字蘭卿明帝養子或云任城王楷子青龍三年封齊王

景初三年正月即位改元二正始嘉平在位十六年為司馬師

所廢晉受禪封邵陵縣公泰始十年薨諡曰厲公

即位詔

景初三年正月

朕已眇身繼承鴻業煢煢在疚靡所控告大將軍太尉奉受未命

夾輔朕躬司徒司空冢宰元輔總率百僚已寧社稷其與羣卿大

夫勉勛乃心稱朕意焉

魏志齊王芳紀

案齊王芳紀二月有已

所作今編入孫資文

復用夏正詔

烈祖明皇帝己正月棄背天下臣子永為忌日之哀其復用夏正雖違先帝通三統之義斯亦禮制所由變改也又夏正于數為得天正其己建寅之月為正始元年正月己建丑月為後十二月

魏志齊王芳紀又見冊府元龜四

省奏事五內斷絕柰何柰何烈祖明帝己正日棄天下每與皇太后念此日至心有剝裂不可己此日朝羣辟受慶賀也月二日會

又非故也聽當還夏正月雖違先帝通三統之義斯亦子孫哀慘

永懷又夏正朔得天數者其己建寅之月為歲首

宋書禮志一略不同當兩載之案此與魏志詳

出黃金銀物供軍用詔 正始元年七月

易稱損上益下節己制度不傷財不害民方今百姓不足而御府多作金銀雜物將奚己為今出黃金銀物百五十種千八百餘斤

銷治己供軍用 魏志齊王芳紀

尊禮司馬懿詔

正始六年十二月

明日大會羣臣其令太傅乘輿上殿

魏志齊王芳紀

免官奴婢為良民詔

正始七年八月

屬到市觀見所斥賣宮奴婢年皆七十或癯疾殘病所謂天民之

窮者也且官已其力竭而復鬻之進退無謂其悉遣為良民若有

不能自存者郡縣振給之

魏志齊王芳紀

申敕治道詔

正始七年八月

吾乃當已十九日親祠而昨出已見治道得雨當復更治徒棄功

夫每念百姓力少役多夙夜存心道路但當期于通利聞乃搃捶

老小務崇修飾疲困流離已至哀歎吾豈安乘此而行致馨德于

宗廟耶自今已後明申敕之

魏志齊王芳紀

衛臻乞遜位詔

正始九年三月甲午

昔干木偃息義壓彊秦畱侯頤神不忘楚事讜言嘉謀望不吝焉

賜宅一區位特進秩如三司

魏志衛

受胡金曰狀聞襄田豫詔

正始閼

昔魏絳開懷曰納戎今卿舉袖曰受狄金朕甚嘉焉

魏志田豫傳

賜孫資詔

正始九年

君掌機密三十餘年經營庶事勳著前朝暨朕統位動賴良謀是

曰曩者增崇寵章同之三事外帥羣官內望讜言屬曰年耆疾篤

上還印綬前後鄭重辭旨懇切天地曰大順成德君子曰善恕成

仁重曰職事違奪君志今聽所執賜錢百萬使兼光祿勳少府親

策詔君養疾于第君其勉進醫藥頤神和氣曰永無疆之祚置舍

人官騎加曰日秩肴酒之膳焉

魏志劉放傳

賜徐邈等家穀錢詔

嘉平元年

夫顯賢表德聖王所重舉善而教仲尼所美故司空徐邈征東將

軍胡質衛尉田豫皆服職前朝歷事四世出統戎馬入贊庶政忠

清在公憂國忘私不營產業身沒之後家無餘財朕甚嘉之其賜

邈等家穀二千斛錢三十萬布告天下

魏志徐邈傳

褒封郭淮詔

嘉平二年

昔漢川之役幾至傾覆淮臨危濟難功書王府在關右三十餘年

外征寇虜內綏民夷比歲呂來摧破廖化禽虜句安功績顯著朕

甚嘉之今呂淮為車騎將軍儀同三司持節都督如故進封陽曲

侯邑凡二千七百八十戶分三百戶封一子亭侯

魏志郭淮傳

追褒郭修詔

嘉平五年八月

故中郎西平郭修砥節厲行秉心不回乃者蜀將軍姜維寇鈔修

郡為所執略往歲偽大將軍費禕驅率羣眾陰圖闕闞道經漢壽

請會眾賓修于廣坐之中手刃擊禕勇過聶政功逾介子可謂殺

身成仁釋生取義者矣夫追加褒寵所呂表揚忠義祚及後胤所

呂獎勸將來其追封脩為長樂鄉侯食邑千戶謚曰威侯子襲爵

加拜奉車都尉賜銀千餅絹千匹日光寵存亡永垂來世焉

魏志齊王

芳紀

追賜劉整鄭像爵關中侯詔 嘉平六年二月

夫顯爵所已衰元功重賞所已寵烈士整像召募通使越蹈重圍
冒突白刃輕身守信不幸見獲抗節彌厲揚六軍之大勢安城守
之懼心臨難不顧畢志傳命昔解楊執楚有隕無貳齊路中大夫
已死成命方之整像所不能加今追賜整像爵關中侯各除士名

使子襲爵如部曲將死事科

魏志齊王芳紀

原李韜三子詔 嘉平六年二月

齊長公主先帝遺愛原其三子死命

魏志夏侯玄傳

增司馬師邑詔 嘉平六年二月

奸臣李豐等僭譖庸回陰搆凶慝大將軍糾虔天刑致之誅辟周
勃之克呂氏霍光之擒上官曷已過之其增邑九千戶并前四萬

晉書景
帝紀

璽書切責楚王彪 嘉平元年

夫先王行賞不遺仇讐用戮不違親戚至公之義也故周公流涕而決三叔之罪孝武傷懷而斷昭平之獄古今常典也惟王國之至親作藩于外不能祇奉王度表率宗室而謀于奸邪乃與太尉王凌兗州刺史令狐愚構通逆謀圖危社稷有悖忒之心無忠孝之意宗廟有靈王其何面目已見先帝朕深痛王自陷罪辜既得王情深用憮然有司奏王當就大理朕惟公族甸師之義不忍肆王市朝故遣使者賜書王自作孽匪由于他燕刺之事宜足已觀王其自圖之 魏志楚王彪傳注引孔衍漢魏春秋

高貴鄉公

公諱髦字彥士文帝孫東海王霖子正始五年封郟縣高貴鄉公嘉平六年十月卽位改元二正元甘露在位六年為司馬昭

所弒有集四卷

傷魂賦 并序

王師東征宗正曹竝呂宗室材能兼侍中從行到項得疾數日亡意甚傷之為作此賦

宗臣充于常伯體材藝而中良何旻天之不怙遘暴疾而隕亡惟厥疾之初發若常疾之輕微未經日而沈篤氣憊憊而耗衰岐鵠騁技而弗救豈藥石之能追精魂忽已消散神眇眇而長違藝文類聚

三十

改元大赦詔

制詔昔三祖神武聖德應天受祚齊王嗣位肆行非度顛覆厥德皇太后深惟社稷之重延納宰輔之謀用替厥位集大命于余一人已眇眇之身託于王公之上夙夜祇畏懼不能嗣守祖宗之大訓恢中興之弘業戰戰兢兢如臨于谷今羣公卿士股肱之輔四

方征鎮宣力之佐皆積德累功忠勤帝室庶憑先祖先父有德之
臣左右小子用保乂皇家俾朕蒙闇垂拱而治蓋聞人君之道德
厚侔天地潤澤施四海先之曰慈愛示之曰好惡然後教化行于
上兆民聽于下朕雖不德昧于大道思與宇內共臻茲路書不云
乎安民則惠黎民懷之其大赦改元減乘輿服御後宮用度及罷
尚方御府百工技巧靡麗無益之物

魏志高貴鄉公紀文
館詞林六百六十八

曰司馬師為相國進號大都督詔

朕聞創業之君必須股肱之臣守文之主亦賴匡佐之輔是故文
武曰呂召彰受命之功宣王倚山甫享中興之業大將軍世載明
德應期作輔遭天降險帝室多難齊王涖政不迪率典公履義執
忠曰寧區夏式是百辟總齊庶事內摧寇虐外靜奸宄日昃憂勤
劬勞夙夜德聲光于上下勳烈施于四方深惟大議首建明策權
定社稷援立朕躬宗廟獲安億兆慶賴伊摯之保乂殷邦公旦之

綏寧周室茂曰尚馬朕甚嘉之夫德茂者位尊庸大者祿厚古今之通義也其登位相國增邑九千并前四萬戶進號大都督假黃鉞入朝不趨奏事不名劍履上殿賜錢五百萬帛五千匹呂彰元

勳 晉書景帝傳

封楚王彪世子詔 正元元年

故楚王彪背國附奸身死嗣替雖自取之猶哀矜焉夫含垢藏疾

親親之道也其封彪世子嘉為常山真定王 魏志楚王彪傳

令公卿議司馬師喪制詔 二年二月

公有濟世寧國之勳尅定禍亂之功重之曰死王事宜加殊禮其

令公卿議制 晉書景帝紀

詔卹洮西死者 正元二年十月

朕曰寡德不能式遏寇虐乃令蜀賊陸梁邊陲洮西之戰至取負敗將士死亡計曰千數或沒命戰場冤魂不反或牽掣虜手流離

大五百三十三
小五十

異域吾深痛愍為之悼心其令所在郡典農及安撫夷二護軍各部大吏慰卹其門戶無差賦役一年其力戰死事者皆如舊科勿

有所漏

魏志高貴鄉公紀

斂埋洮西死事吏民詔

正元二年十一月

往者洮西之戰將吏士民或臨陳戰亡或沈溺洮水骸骨不收棄

于原野吾常痛之其告征西將軍安西將軍各令部人于戰處及

水次鉤求屍喪收斂藏埋已慰存亡

魏志高貴鄉公紀

犒賜破蜀將士詔

甘露元年七月

兵未極武醜虜摧破斬首獲生動已萬計自頃戰克無如此者今

遣使者犒賜將士大會臨饗飲食宴終日稱朕意焉

魏志高貴鄉公紀

進封鄧艾詔

甘露元年

逆賊姜維連年狡黠民夷騷動西土不寧艾籌畫有方忠勇奮發

斬將十數馘首千計國威震于巴蜀武聲揚于江岷今已艾為鎮

西將軍都督隴右諸軍事進封鄧侯分五百戶封子忠為亭侯

魏志

鄧艾傳

旌王簡詔 甘露二年四月

玄菟郡高顯縣吏民反叛長鄭熙為賊所殺民王簡負擔熙喪晨

夜星行遠致本州忠節可嘉其特拜簡為忠義都尉呂旌殊行

魏志

高貴鄉公紀

原和道等作詩稽留詔 甘露二年五月

吾已暗昧愛好文雅廣延詩賦已知得失而乃爾紛紜良用反仄

其原道等主者宜敕自今已後羣臣皆當玩習古義修明經典稱

朕意焉 魏志高貴鄉公紀

臨戎詔 五月丁丑

諸葛誕造為凶亂盪覆揚州昔鯨布逆叛漢祖親戎隗躡違戾光

武西伐及烈祖明皇帝躬征吳蜀皆所已奮揚赫斯震耀威武也

今宜皇太后與朕暫共臨戎速定醜虜時盜冬夏魏志高貴鄉公紀

褒封龐會路蕃詔五月己卯

諸葛誕造構逆亂追脅忠義平寇將軍臨渭亭侯龐會騎督偏將軍路蕃各將左右斬門突出忠壯勇烈所宜加異其晉會爵鄉侯

蕃封亭侯魏志高貴鄉公紀

孫壹歸命封吳侯詔甘露二年六月乙巳

吳使特節都督夏口諸軍事鎮軍將軍沙羨侯孫壹賊之枝屬位為上將畏天知命深鑒禍福翻然舉眾遠歸大國雖微子去殷樂毅遁燕無已加之其已壹為侍中車騎將軍假節交州牧吳侯開府辟召儀同三司依古侯伯八命之禮袞冕赤鳥事從豐厚魏志高貴鄉公紀

大將軍與尚書俱行詔六月甲子

今車駕駐項大將軍恭行天罰前臨淮浦昔相國大司馬征討皆

與尚書俱行今宜如舊魏志高貴鄉公紀

入賈逵祠下詔二年六月甲子

逵沒不遺愛歷世見祀追聞風烈朕甚嘉之昔先帝東征亦幸于

此親發德音褒揚逵美徘徊之心益有慨然夫禮賢之義或埽其

墳墓或修其門閭所已崇敬也其埽除祠堂有穿漏者補治之魏志

賈逵傳注引魏略甘露二年

贈賜宣隆秦絜詔甘露二年八月

昔燕刺王謀反韓誼等諫而死漢朝顯登其子諸葛誕創造凶亂

主簿宣隆部曲督秦絜秉節守義臨事固爭為誕所殺所謂無比

干之親而受其戮者其已隆絜子為騎都尉加已贈賜光示遠近

已殊忠義魏志高貴鄉公紀

改丘頭為武丘詔甘露二年三月

古者克敵收其屍已為京觀所已懲昏逆而章武功也漢孝武元

鼎中改桐鄉為聞喜新鄉為獲嘉已著南越之亡大將軍親總六
戎營據丘頭內夷羣凶外殄寇虜功濟兆民聲振四海克敵之地
宜有令名其改丘頭為武丘明曰武平亂後世不忘亦京觀二邑

之義也

魏志高貴鄉公紀

王昶增邑遷官詔

三年三月

昔孫臏佐趙直湊大梁西兵驟進亦所已成東征之勢也增邑千

戶并前四千七百戶遷司空持節都督如故

魏志王昶傳

錄用應余孫倫詔

三年六月

昔南陽郡山賊擾攘欲劫質故太守東里袞功曹應余獨身捍袞

遂免于難余顛沛殞斃殺身濟君其下司徒署余孫倫吏使蒙仗

節之報

魏志高貴鄉公紀

聽鍾會讓侯詔

甘露三年七月

會典綜軍事參同計策料敵制勝有謀謨之勳而推寵固讓辭指

款實前後累重志不可奪夫成功不處古人所重其聽會所執已

成其美 魏志鍾會傳

呂王祥鄭小同為三老五更詔 甘露三年八月丙寅

夫養老興教三代所已樹風化垂不朽也必有三老五更已崇至敬乞言訥誨著在惇史然後六合承流下觀而化宜妙簡德行已充其選關內侯王祥履仁秉義雅志涓固關內侯鄭小同溫恭孝友帥禮不忒其已祥為三老小同為五更車駕親率羣司躬行古

禮焉 魏志高貴鄉公紀

顏子論

心不違仁行無貳過用行舍藏與聖合契聽承聖言罔有不喻敘之于易已彰殊異死則悲慟謂天喪已所已殷勤至于此者聖人嘉美賢哲之效也設使天假之年後孔子沒焉知其不光明聖道闡揚師業有卓爾之美乎百慮之所得愚者有焉願後之君子詳

覽之焉爾

藝文類聚二十
初學記十七

自敘始生禎祥

昔帝之生或有禎祥蓋所已彰顯神異也惟予小子支胤末流謬
為靈祇之所相祐也豈敢自比于前詰聊記錄已示後世焉其辭
曰惟正始三年九月辛未朔二十五日乙未直成予生于時也天
氣清明日月暉光爰有黃氣烟熅于堂照曜室宅其色煌煌相而
論之曰未者為土魏之行也厥日直成應嘉名也烟熅之氣神之
精也無災無害蒙神靈也齊王不弔顛覆厥度羣公受予紹繼皇
祚已眇眇之身質性頑固未能涉道而遵大路臨深履冰涕泗憂
懼古人有云懼則不亡伊予小子曷敢怠荒庶不忝辱永奉烝嘗

魏志高貴鄉公
紀注引帝集

款實前後累重志不可奪夫成功不處古人所重其誠會其誠已

其美

聖朝皇帝康河為三老五更詔 廿八年八月

聖朝人言云聖朝不古稱平小年為娘息鼓漁不悉尋永奉慈壽

聖朝白如建之良貴封侯國未出也後而數大朝調聚氣和德既

聖朝聖朝無害榮輔靈忠委王不申願聖朝聖朝奉公受命歸繼皇

聖朝白未善為主懸之許善則目高如聖朝各出歐聖之康輔之

聖朝聖朝其朝次受許黃履歐歐于堂照聖室守其白聖朝財而

聖朝聖朝三平火日辛未聖二十五日丁未而如斤生于朝出天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聖朝聖朝蓋池白海聖朝異出對受小午文似未聖朝

自餘聖朝如聖朝也設使天假之年後孔子沒焉知其不尤明聖朝

全三國文卷十一終

百處之所傳聖朝有聖朝及之

全三國文卷十二

烏程嚴可均校輯

魏十二

元帝

帝諱奐字景明本名璜武帝孫燕王宇子甘露二年封安定縣常道鄉公五年六月卽位改元二景元咸熙在位六年禪于晉封陳畱王大安元年薨諡曰元皇帝

敕議燕王稱臣禮詔

景元元年十一月

古之王者或有所不臣今王將宜依此義表不稱臣乎又當爲報荅夫係大宗者降其私親況所繼者重邪若便同之臣妾亦情所未安其皆依禮據典當務盡其宜魏志陳畱王紀通典六十七伐蜀詔景元四年五月制詔蜀葛爾小國土狹民寡而姜維虐用其眾曾無廢志往歲破

敗之後猶復耕種沓中刻剝眾羗勞役無已民不堪命夫兼弱攻
昧武之善經致人而不致于人兵家之上略蜀所恃賴唯維而已
因其遠離巢窟用力為易今使征西將軍鄧艾督帥諸軍趣甘松
沓中已羅取維雍州刺史諸葛緒督諸軍趣武都文館詞林作武街高樓
首尾蹙討若擒維便當東西竝進埽滅巴蜀也魏志陳留王紀文館詞林六百六十

進鄧艾太尉詔景元四年十二月

艾曜威奮武深入虜庭斬將搃旗梟其鯨鯢使僭號之主稽首係
頸歷世逋誅一朝而平兵不踰時戰不終日雲徹席卷蕩定巴蜀
雖白起破強楚韓信克勁趙吳漢禽子陽亞夫滅七國計功論美
不足比勳也其已艾為太尉增邑二萬戶封子二人亭侯各食邑

千戶魏志鄧艾傳

已鍾會為司徒詔景元四年十二月

急錄錄可效外神

會所向摧弊前無疆敵緘制眾城罔羅迸逸蜀之豪帥面縛歸命
謀無遺策舉無廢功凡所降誅動已萬計全勝獨克有征無戰拓
平西夏方隅清晏其已會為司徒進封縣侯增邑萬戶封子二人

亭侯邑各千戶

魏志鍾會傳

下詔原鍾峻等

咸熙元年二月

峻等祖父繇三祖之世極位台司佐命立勳饗食廟庭父毓歷職
內外幹事有績昔楚思子文之治不滅關氏之祀晉錄成宣之忠
用存趙氏之後已會邕之罪而絕繇毓之類吾有愍然峻迥兄弟
特原有官爵者如故惟毅及邕息伏法

魏志鍾會傳

褒進夏侯和等不附鍾會詔

咸熙元年八月

前逆臣鍾會構造反亂聚集征行將士劫已兵威始吐姦謀發言
桀逆逼脅眾人皆使下議倉卒之際莫不驚懼相國左司馬夏侯
和騎士曹屬朱撫時使在成都中領軍司馬賈輔郎中羊琇各參

會軍事和琇撫皆抗節不撓拒會凶言臨危不顧詞指正烈輔語
 散將王起說會姦逆凶暴欲盡殺將士又云相國已率三十萬眾
 西行討會欲已稱張形勢感激眾心起出已輔言宣語諸軍遂使
 將士益懷奮勵宜加顯寵已彰忠義其進和輔爵為鄉侯琇輔爵
 關内侯起宣傳輔言告令將士所宜賞異其已起為部曲將

魏志陳雷

紀王

襄封吳將呂興詔

咸熙元年九月

吳賊政刑暴虐賦斂無極孫休遣使鄧句敕交阯太守鎖送其民
 發已為兵吳將呂興因民心憤怒又承王師平定巴蜀即糾合豪
 傑誅除句等驅逐太守長吏撫和吏民已待國命九真日南郡間
 興去逆即順亦齊心響應與興協同興移書日南州郡開示大計
 兵臨合浦告已禍福遣都尉唐譜等詣進乘縣因南中都督護軍霍
 弋上表自陳又交阯將吏各上表言興創造事業大小承命郡有

大五百五十二
小三十七

山寇入連諸郡懼其計異各有攜貳權時之宜曰興爲督交阯諸
軍事上大將軍定安縣侯乞賜褒獎曰慰邊荒乃心款誠彤于辭
旨昔儀父朝魯春秋所美竇融歸漢待曰殊禮今國威遠震撫懷
六合方包舉殊裔混一四表興首向王化舉眾稽服萬里馳義請
吏帥職宜加寵遇崇其爵位既使興等懷忠感悅遠人聞之必皆
競勸其曰興爲使持節都督交州諸軍事南中大將軍封定安縣
侯得曰便宜從事先行後上

魏志陳
畱王紀

遣徐紹孫彧還吳詔

咸熙元年十月

昔聖帝明王靜亂濟世保大定功文武殊塗勳烈同歸是故或舞
干戚曰訓不庭或陳師旅曰威暴慢至于愛民全國康惠庶類必
先脩文教示之軌儀不得已然後用兵此盛德之所同也往者季
漢分崩九土顛覆劉備孫權乘間作禍三祖綏寧中夏日不暇給
遂使遺寇僭逆歷世幸賴宗廟威靈宰輔忠武爰發四方拓定庸

蜀役不浹時一征而克自頃江表衰弊政刑荒闕巴漢平定孤危
無援交荆陽越靡然向風今交阯僞將呂興已帥三郡萬里歸命
武陵邑侯相巖等糾合五縣請爲臣妾豫章廬陵山民舉眾叛吳
呂助北將軍爲號又孫休病死主帥改易國內乖違人各有心僞
將施績賊之名臣懷疑自猜深見忌惡眾叛親離莫有固志自古
及今未有亡徵若此之甚若六軍震曜南臨江漢吳會之域必扶
老攜幼呂迎王師必然之理也然興動大眾猶有勞費宜告喻威
德開示仁信使知順附和同之利相國參軍徐紹水曹掾孫彧昔
在壽春竝見虜獲紹本僞南陵督才質開壯彧孫權支屬忠良見
事其遺紹南還呂彧爲副宣揚國命告喻吳人諸所示語皆呂事
實若其覺悟不損征伐之計蓋廟勝長算自古之道也其呂紹兼
散騎常侍加奉車都尉封都亭侯彧兼給事黃門侍郎賜爵關內
侯紹等所賜妾及男女家人在此者悉聽自隨呂明國恩不必使

還呂開廣大信魏志少帝紀

咸熙二年五月

呂孫皓獻致歸晉王詔

相國晉王誕敷神慮光被四海震耀武功則威蓋殊荒流風邁化

則秀洽無外愍卹江表務存濟育戢武崇仁示已威德文告所加

承風嚮慕遣使納獻已明委順方寶織珍歡已效意而王謙讓之

至一皆簿送非所已慰副初附從其款願也孫皓諸所獻致其皆

還送歸之于王已協吉義魏志陳畱王紀

策命晉公九錫文

朕已寡德獲承天序嗣我祖宗之洪烈遭家多難不明于訓曩者

奸逆屢興方寇內侮大懼淪喪四海已墮三祖之弘業惟公經德履

哲明允廣深迪宣武文世作保傅已輔又皇家櫛風沐雨周旋征

伐劬勞王室二十有餘載毗翼前人仍斷大政克厭不端維安社

稷暨儉欽之亂公綏援有眾分命興師統紀有方用緝盜淮浦其

後巴蜀屢侵西土不靖公奇畫指授制勝千里是呂段谷之戰乘
釁大捷斬將搴旗效首萬計孫峻猾夏致寇徐方戎車首路威靈
先邁黃鉞未啟鯨鯢竄迹孫壹構隙自相疑阻幽鑿遠照奇策洞
微遠人歸命作藩南夏爰授銳卒畢力戎行暨諸葛誕滔天作逆
稱兵揚楚欽咨逋罪同惡相濟帥其姦賊呂入壽春憑阻淮山敢
拒王命公躬擐甲胄翼行天罰立謀廟筭遵養時晦奇兵震擊而
朱異摧破神變應機而全琮稽服取亂攻昧而高壩不守兼九伐
之弘略究五兵之正度用能戰不窮武而大敵殲潰旗不再麾而
元勳授首收勅吳之雋臣係亡命之逋虜交臂屈膝委命下吏俘
馘十萬積尸成京雪宗廟之滯恥拯兆庶之艱難埽平區域信威
吳會遂戢干戈靖我疆土天地鬼神罔不獲乂乃者王室之難變
起蕭牆賴公之靈弘濟艱險宗廟危而獲安社稷墜而復寧忠格
皇天功濟六合是用疇咨古訓稽諸典籍命公崇位相國加于羣

后啟土參墟封已晉域所已方軌齊魯翰屏帝室而公遠蹈謙損
深履冲讓固辭策命至于八九朕重違讓德抑禮虧制已彰公志
于今四載上闕在昔建侯之典下違兆庶具瞻之望惟公嚴虔王
度闡濟大猷敦尙純樸省繇節用務穡勤分九野康乂耆叟荷崇
養之德鰥寡蒙矜卹之施仁風興于中夏流澤布于遐荒是已東
夷西戎南蠻北狄狂狡貪悍世爲寇讐者皆感義懷惠款塞內附
或委命納貢或求置官司九服之外絕域之氓曠世所希至者咸
浮海來享鼓舞王德前後至者八百七十餘萬口海隅幽裔無思
不服雖西旅遠貢越裳九譯義無已踰維翼朕躬下匡萬國思靖
殊方寧濟八極已庸蜀未賓蠻荆作猾潛謀獨斷整軍經武簡練
將帥授已成策始踐賊境應時摧陷狂狡奔北首尾震潰禽其戎
帥屠其城邑巴漢震疊江源雲徹地平天成誠在斯舉公有濟六
合之勳加已茂德實總百揆允釐庶政敦五品已純仁恢六典已

敷訓而靖恭夙夜勞謙昧旦雖尙父之左右文武周公之勤勞王家罔已加焉昔先生選建明德光啟諸侯體國經野方制五等所
呂藩翼王畿垂祚百世也故齊魯之封于周爲弘山川土田邦畿
七百官司典策制殊羣后惠襄之難桓文呂翼戴之勞猶受錫命
之禮咸用光疇大德作範于後惟公功邁于前烈而賞闕于舊式
百辟於邑人神同恨焉豈可已公謙沖而久淹弘典哉今已并州
之太原上黨西河樂平新興雁門司州之河東平陽弘農雍州之
馮翊凡十郡南至于華北至于陘東至于壺口西踰于河提封之
數方七百里皆晉之故壤唐叔受之世作盟主實紀綱諸夏用率
舊職爰胙茲土封公爲晉公命使持節兼司徒司隸校尉陔卽授
印綬策書金獸符第一至第五竹使符第一至第十錫茲玄土苴
呂白茅建爾國家呂永藩魏室昔在周召竝呂公侯入作保傅其
在近代鄩侯蕭何實呂相國光尹漢朝隨時之制禮亦宜之今進

公位爲相國加綠綬綬又加公九錫其敬聽後命曰公思弘大猷
崇正典禮儀刑作範旁訓四方是用錫公大輅戎輅各一玄牡二
駟公道和陰陽敬授人時嗇夫反本農殖維豐是用錫公衮冕之
服赤舄副馬公光敷顯德惠下曰和敬信思順庶尹允諧是用錫
公軒懸之樂六佾之舞公鎮靖宇宙翼播聲教海外懷服荒裔款
附殊方馳義諸夏順軌是用錫公朱戶曰居公簡賢料材營求俊
逸爰升多士寅彼周行是用錫公納陛曰登公嚴恭寅畏底平四
國式遏寇虐苛厲不作是用錫公武賁之士三百人公明慎用刑
簡恤大中章厥天威曰糾不虔是用錫公鈇鉞各一公爰整六軍
典司征伐犯命凌正乃維誅殛是用錫公彤弓一彤矢百旅弓十
旅矢千公饗祀蒸蒸孝思維則篤誠之至通于神明是用錫公秬
鬯一卣珪瓚副馬晉國置官司曰下率由舊式往欽哉祇服朕命
弘敷訓典光澤庶方永終爾明德不顯余一人之休命

晉書文
帝紀

策命蜀後主

惟景元五年三月丁亥皇帝臨軒使太常嘉命劉禪爲安樂縣公於戲其進聽朕命蓋統天載物已咸寧爲大光宅天下已時雍爲盛故孕育羣生者君人之道也乃順承天者坤元之義也上下交暘然後萬物協和庶類獲乂乃者漢氏失統六合震擾我太祖承運龍興弘濟八極是用應天順民撫有區夏于時乃考因羣傑虎爭九服不靜爭閒阻遠保據庸蜀遂使西隅殊封方外壅隔自是已來干戈不戢元元之民不得保安其性幾將五紀朕永惟祖考遺志思在綏緝四海率土同軌故爰整六師耀威梁益公恢崇德度深秉大正不憚屈身委質已愛民全國爲貴降心同慮應機豹變履信思順已享左右無疆之休豈不遠歟朕嘉與君公長饗顯祿用考咨前訓開國胙土率遵舊典錫茲玄牡苴已白茅永爲魏藩輔往欽哉公其祇服朕命克廣德心已終乃顯烈食邑萬戶賜

絹萬匹奴婢百人他物稱是子孫爲三都尉封侯者五十餘人尙

書令樊建侍中張紹光祿大夫譙周秘書令郤正殿中督張通竝

封列侯蜀志後主傳案晉書武帝紀有禪晉策是朱整劉良所撰今編入晉文

武宣卞后

后琅琊開陽人本倡家武帝于譙納爲妾生文帝建安初丁夫

人死呂爲繼室二十四年拜王后二十五年文帝卽位尊爲王

太后及受禪尊爲皇太后明帝卽位尊爲太皇太后太和四年

崩諡曰宣皇后

與楊彪夫人袁氏書

卞頓首貴門不遺賢郎輔位每感篤念情在凝至賢郎盛德熙妙

有蓋世文才闔門欽敬寶用無已方今騷擾戎馬屢動主簿股肱

近臣征伐之計事須敬咨官立金鼓之節而聞命違制明公性急

忿然在外輒行軍法卞姓當時亦所不知聞之心肝塗地驚愕斷

絕悼痛酷楚情自不勝夫人多容即見垂怨故送衣服一籠文絹百匹房子官錦百斤私所乘香車一乘牛一頭誠知微細已達往意望為承納

古文苑

文昭甄后

后中山無極人建安初為袁熙妻冀州平文帝納之生明帝黃初二年賜死明帝即位尊諡曰文昭皇后

奏辭迎詣行在 黃初元年

妾聞先代之興所已饗國久長垂祚後嗣無不由后妃焉故必審選其人已興內教今踐阼之初誠宜登進賢淑統理六宮妾自省愚陋不任粢盛之事加已寢疾敢守微志

魏志文昭甄后傳注引魏書

文德郭后

后字女王安平廣宗人文帝即王位為夫人及受禪為貴嬪黃初三年立為皇后明帝即位尊為皇太后青龍三年崩諡曰德

皇后

謝上表 黃初三年

妾無皇英釐降之節又非姜任思齊之倫誠不足曰假充女君之

盛位處中饋之重任 魏志文德郭皇后傳注引魏書

敕外親劉斐

諸親戚嫁娶自當與鄉里門戶匹敵者不得因勢彊與他方人婚

也 魏志文德郭皇后傳

敕諸家

今世婦女少當配將士不得因緣取曰為妾也宜各自慎無為罰

首 魏志文德郭皇后傳

敕戒郭表孟武等

漢氏椒房之家少能自全者皆由驕奢可不慎乎 魏志文德郭皇后傳注引魏書

止孟武厚葬其母 太和四年

自喪亂已來墳墓無不發掘皆由厚葬也首陽陵可已為法

魏志文德

郭皇后傳

明元郭后

后西平人黃初中入宮明帝即位拜為夫人景初三年立為皇后三少主即位皆尊為皇太后稱永寧宮廢立大事及母已儉鍾會等咸假其命景元四年崩諡曰元皇后

廢帝歸藩詔

皇帝芳春秋已長不親萬機耽淫內寵沈漫女德日延倡優縱其醜譎迎六宮家人畱止內房毀人倫之敘亂男女之節恭孝日虧悖傲滋甚又為羣小所迫將危社稷

此二句魏志刪從晉書補

不可已承天緒

奉宗廟使兼太尉高柔奉策用一元大武告于宗廟遣芳歸藩于

齊曰避皇位

魏志齊王芳紀又晉書景帝紀

出示大將軍讓表詔

夫有功不隱周易大義成人之美古賢所尚今聽所執出表示外

曰章公之謙光焉

魏志高貴鄉公紀

聽收成濟詔

夫五刑之罪莫大于不孝夫人有子不孝尚告治之此兒豈復成人主邪吾婦人不達大義曰謂濟不得便為大逆也然大將軍志意懇切發言惻愴故聽如所奏當班下遠近使知本末也

魏志高貴鄉公紀

議改常道鄉公諱字詔

古者人君之為名字難犯而易諱今常道鄉公諱字甚難避其令

朝臣博議改易列奏

魏志高貴鄉公紀冊府元龜三

答太常請璽綬令

我見高貴鄉公小時識之明日我自欲曰璽綬手授之

魏志齊王芳紀

曰高貴鄉公嗣位令

東海王霖高祖文皇帝之子霖之諸子與國至親高貴鄉公髦有
大成之量其曰為明皇帝嗣

魏志齊王芳紀

追貶高貴鄉公令

吾曰不德遭家不造昔援立東海王子髦曰為明帝嗣見其好書
疏文章冀可成濟而情性暴戾日月滋甚吾數呵責遂更忿恚造
作醜逆不道之言曰誣謗吾遂隔絕兩宮其所言道不可忍聽非
天地所覆載吾即密有令語大將軍不可曰奉宗廟恐顛覆社稷
死無面目曰見先帝大將軍曰其尚幼謂當改心為善殷勤執據
而此兒忿戾所行益甚舉弩遙射吾宮祝當令中吾項箭親墮吾
前吾語大將軍不可不廢之前後數次此兒具聞自知罪重便圖
為弑逆賂遺吾左右人令因吾服藥密行酖毒重相設計事已覺
露直欲因際會舉兵入西宮殺吾出取大將軍呼侍中王沈散騎
常侍王業尚書王經出懷中黃素詔示之言今日便當施行吾之

危殆過于累卵吾老寡豈復多惜餘命邪但傷先帝遺意不遂社稷顛覆爲痛耳賴宗廟之靈沈業卽馳語大將軍得先嚴警而此兒便將左右出雲龍門雷戰鼓躬自拔刃與左右雜衛共入兵陳閒爲前鋒所害此兒旣行悖逆不道而又自陷大禍重令吾悼心不可言昔漢昌邑王已罪廢爲庶人此兒亦宜已民禮葬之當令內外咸知此兒所行又尙書王經凶逆無狀其收經及家屬皆誅

廷尉

魏志高貴鄉公紀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三國文卷十二終

大二百零三

小十一

全三國文卷十三

烏程嚴可均校輯

魏十三

陳王植

植字子建武帝子文帝同母弟建安十六年封平原侯十九年徙封臨菑黃初二年貶爵安鄉侯尋改封鄆城三年進封鄆城王四年徙封雍丘太和元年徙封浚儀二年復還雍丘三年徙封東阿六年改封陳薨諡曰思王有列女傳頌一卷集三十卷

愁霖賦

迎朔風而爰邁兮雨微微而逮行悼朝陽之隱曜兮怨北辰之潛精車結轍已盤桓兮馬躑躅已悲鳴攀扶桑而仰觀兮假九日于天皇瞻沈雲之泱泱兮哀吾願之不將

藝文類聚二

案前明刻子建集既載前賦復載一賦云夫何季秋之淫雨兮凡六句張溥本亦如此蓋據藝文類聚連載兩賦也攷文選曹

植美女篇注張協雜詩注知第二
賦是蔡邕作類聚誤編耳今刪

喜霽賦

禹身誓于陽旰卒錫圭而告成湯感旱于殷時造桑林而敷誠動
玉輶而雲披鳴鑾鈴而日陽指北極已爲期吾將倍道已兼行

文藝

類聚

大暑賦

帝炎掌節祝融司方羲和案轡南雀舞衡映扶桑之高熾燎九日
之重光大暑赫其遂烝元服革而尙黃虵折鱗于靈窟龍解角于
皓蒼遂乃溫氣赫戲草木垂榦山沂海沸沙融礫爛飛魚躍渚潛
鼉浮岸鳥張翼而遠栖獸交逝而雲散于時黎庶徒倚綦布葉分
機女絕綜農夫釋耘背暑者不羣而齊跡向陰者不會而成羣于
是大臣遷居宅幽緩神育靈雲屋重構閑房肅清寒泉涌流玄木
奮榮積素冰于幽館氣飛結而爲霜奏白雪于琴瑟朔風感而增

涼藝文類聚五北堂書鈔一百五十六初學記三御覽三十四

壯皇居之瑰瑋兮步八紘而為宇節四運之常氣兮踰太素之儀

矩御覽

秋思賦

四節更王兮秋氣悲遙思恟况兮若有遺原野蕭條兮烟無依雲

高氣靜兮露凝衣野草變色兮莖葉希鳴蜩抱木兮鴈南飛西風

悽悽兮朝夕臻扇屏弃兮締綌損歸室解裳兮步庭前月光照

懷兮星依天居世兮芳景遷松喬難慕兮誰能仙長短命也兮獨

何怨藝文類聚三十五北堂書鈔一百五十四初學記三御覽二十五

感時賦

惟霖雨之永降曠三旬而未晞文選鮑明遠苦熱行注

洛神賦并序

黃初三年余朝京師還濟洛川古人有言斯水之神名曰宓妃感

宋玉對楚王神女之事遂作斯賦其辭曰
余從京城言歸東藩背伊闕越轅轅經通谷陵景山日既西傾車
殆馬煩爾迺稅駕乎蘅皋秣駟乎芝田容與乎陽林流眄乎洛川
于是精移神駭忽焉思散俯則未察仰已殊觀覩一麗人于巖之
畔迺援御者而告之曰爾有覲于彼者乎彼何人斯若此之豔也
御者對曰臣聞河洛之神名曰宓妃然則君王所見無迺是乎其
狀若何臣願聞之余告之曰其形也翩若驚鴻婉若遊龍榮曜秋
菊華茂春松髣髴兮若輕雲之蔽月飄颻兮若流風之迴雪遠而
望之皎若太陽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蕖出淥波襉纖得衷脩
短合度肩若削成腰如約素延頸秀項皓質呈露芳澤無加鉛華
弗御雲鬢峩峩脩眉聯娟丹脣外朗皓齒內鮮明眸善睐靨輔承
權瓌姿豔逸儀靜體閑柔情綽態媚于語言奇服曠世骨像應圖
披羅衣之瓘粲兮珥瑤碧之華琚戴金翠之首飾綴明珠已耀軀

踐遠遊之文履曳霧綃之輕裾微幽蘭之芳藹兮步踟躕于山隅
于是忽焉縱體已遨已嬉左倚采旄右蔭桂旗攘皓腕于神澣兮
采湍瀨之玄芝余情悅其淑美兮心振蕩而不怡無良媒已接懽
兮託微波而通辭願誠素之先達兮解玉佩已要之嗟佳人之信
脩羌習禮而明詩抗瓊琚已和予兮指潛淵而爲期執眷眷之款
實兮懼斯靈之我欺感交甫之弃言兮悵猶豫而狐疑收和顏而
靜志兮申禮防已自持于是洛靈感焉徙倚徬徨神光離合乍陰
乍陽竦輕軀已鶴立若將飛而未翔踐椒塗之郁烈步蘅薄而流
芳超長吟已永慕兮聲哀厲而彌長爾迺眾靈雜還命儔嘯侶或
戲清流或翔神渚或采明珠或拾翠羽從南湘之二妃攜漢濱之
游女歎匏瓜之無匹兮詠牽牛之獨處揚輕袿之倚靡兮翳脩袖
已延佇體迅飛鳧飄忽若神陵波微步羅韞生塵動無常則若危
若安進止難期若往若還轉眄流精光潤玉顏含辭未吐氣若幽

蘭華容婀娜令我忘餐于是屏翳收風川后靜波馮夷鳴鼓女媧
清歌騰文魚已驚乘鳴玉鸞已偕逝六龍儼其齊首載雲車之容
裔鯨鯢踊而夾轂水禽翔而爲衛于是越北沚過南岡紆素領迴
清陽動朱脣已徐言陳交接之大綱恨人神之道殊兮怨盛年之
莫當抗羅袂已掩涕兮淚流襟之浪浪悼良會之永絕兮哀一逝
而異鄉無微情已效愛兮獻江南之明璫雖潛處于太陰長寄心
于君王忽不悟其所舍悵神宵而蔽光于是背下陵高足往神畱
遺情想像顧望懷愁冀靈體之復形御輕舟而上遡浮長川而忘
反思絲絲而增慕夜耿耿而不寐霑繁霜而至曙命僕夫而就駕
吾將歸乎東路攬駢轡已抗策悵盤桓而不能去

文選載文類聚
八又七十九初

學記
洛陽賦

狐貉穴于紫闈兮茅義生于禁闈本至尊之攸居口于今之可悲

北堂書鈔一
百五十八

遷都賦 并序

余初封平原轉出臨淄中命郵城遂徙雍丘改邑浚儀而末將適

于東阿號則六易居實三遷連遇瘠土衣食不繼御覽一百九十八

覽乾元之兆域兮本人物乎上世紛混沌而未分與禽獸乎無別

椽蠶螬而食蔬撫皮毛已自蔽文選曹大家東征賦注

靜思賦

夫何美女之嫺妖紅顏暱而流光卓特出而無匹呈才好其莫當

性通暢已聰惠行嬾密而妍詳蔭高岑已翳日臨淥水之清流秋

風起于中林離鳥鳴而相求愁慘慘兮增傷悲予安能乎淹流文藝

類聚
十八

懷親賦 并序

齊陽南澤有先帝故營遂停馬住駕造斯賦焉

獵平原而南驚觀先帝之舊營步壁壘之常制識旌麾之所停存
官曹之典列心髣髴于生平迴驥首而永逝赴脩塗已尋遠情眷
眷而顧懷魂須臾而九反

藝文類聚二十
初學記十七

離思賦 并序

建安十六年大軍西討馬超太子畱監國植時從焉意有懷戀遂
作離思之賦

在肇秋之嘉月將曜師而西旗余抱疾已賓從扶衡軫而不怡慮
征期之方至傷無階已告辭念茲君之光惠庶沒命而不疑欲力
畢于旌麾將何心而遠之願我君之自愛爲皇朝而寶已水重深
而魚悅林脩茂而鳥喜

藝文類聚
二十一

釋思賦 并序

家弟出養族父郎中伊余已兄弟之愛心有戀然作此賦已贈之
彼朋友之離別猶求思乎白駒況同生之義絕重背親而爲疏樂

鴛鴦之同池羨比翼之共林亮根異其何感痛別榦之傷心藝文類聚

二十

玄暘賦 并序

夫富者非財也貴者非寶也或有輕爵祿而重榮聲者或有受性命曰殉功名者是曰孔老異旨楊墨殊義聊作斯賦名曰玄暘

夫何希世之大人鑿天壤而作皇該仁聖之上義據神位曰統方

補五帝之漏目綴三代之維綱口口口口口口日緝日際而來王此句

依文選顏延年宋郊祀歌注補僥余生之倖祿邁九二之嘉祥上同契于稷尚降

合穎于伊望思薦寶曰繼佩怨和璞之始鑄思黃鍾曰協律怨伶

夔之不存考所圖之莫合悵蘊結而延佇志鵬舉曰補天蹶青雲

而奮羽舍余駟而改駕任中才之展御望前軌而致策顧後乘而

安驅匪逞邁之短脩取全真而保素弘道德而為宇築無怨曰作

藩播慈惠曰為圃耕柔順曰為田不媿景而慙魄信樂天之何欲

逸于載而流聲超貴黎而度俗魏文類聚二十六

幽思賦

倚高臺之曲嵎處幽僻之閑深望翔雲之悠悠羌朝霽而夕陰顧
秋華之零落感歲暮而傷心觀躍魚于南沼聆鳴鶴乎北林搦素
筆而慷慨揚大雅之哀吟仰清風已歎息寄予思于悲絃信有心
而在遠重登高已臨川何余心之煩錯盜翰墨之能傳魏文類聚二十六

述行賦

尋曲路之南隅觀秦政之驪墳哀隳首之羅毒酷始皇之為君濯
余身于神井偉溫濤之若焚初學記七驪山湯三

述征賦

恨西夏之不綱文選潘岳西征賦注陸機用魏武文注

節遊賦

覽宮宇之顯麗實大人之攸居建三臺于前處飄飛陞已凌虛連

雲閣曰遠徑營觀榭于城隅亢高軒曰迴眺緣雲霓而結疏仰西
岳之崧岑臨漳滏之清渠觀靡靡而無終何眇眇而難殊亮靈后
之所處非吾人之所廬于是仲春之月百卉叢生萋萋藹藹翠葉
朱莖竹林青葱珍果含榮凱風發而時鳥謹微波動而水蟲鳴感
氣運之和潤樂時澤之有成遂乃浮素蓋御驂騶命友生攜同儔
誦風人之所歎遂駕言而出遊步北園而馳驚庶翱翔曰解憂望
洪池之滉漾遂降集乎輕舟沈浮蟻于金罍行觴爵于好仇絲竹
發而響厲悲風激于中流且容與曰盡觀聊永日而忘愁嗟羲和
之奮策怨曜靈之無光念人生之不永若春日之微霜諒遺名之
可紀信天命之無常愈志蕩曰淫遊非經國之大綱罷曲宴而旋
服遂言歸乎舊房

藝文類聚
二十八

感節賦

攜友生而遊觀盡賓主之所求登高墉曰永望冀銷日曰忘憂欣

陽春之潛潤樂時澤之惠休望候鴈之翔集想玄鳥之來遊嗟征夫之長勤雖處逸而懷愁懼天河之一迴沒我身乎長流豈吾鄉之足顧戀祖宗之靈丘惟人生之忽過若鑿石之未耀慕牛山之哀泣懼平仲之我笑折若華之翳日庶朱光之長炤願寄軀于飛蓬乘陽風而遠飄亮吾志之不從乃拊心曰歎息青雲鬱其西翔飛鳥翮而上匿欲縱體而從之哀予身之無翼大風隱其四起揚黃塵之冥冥野獸驚曰求羣草木紛其揚英見遊魚之涔潛感流波之悲聲內紆曲而潛結心怛惕曰中驚匪榮德之累身恐年命之早零慕歸全之明義庶不忝乎所生

藝文類聚二十八

出婦賦

曰才薄之陋質奉君子之清塵承顏色曰接意恐疏賤而不親悅新昏而忘妾哀愛惠之中零遂摧頽而失望退幽屏于下庭痛一且而見弃心忉怛曰悲驚衣入門之初服背牀室而出征攀僕御

而登車左右悲而失聲嗟冤結而無訴乃愁苦曰長窮恨無愆而

見弃悼君施之不終

藝文類聚三十

愍志賦

并序

或人有好鄰人之女者時無良媒禮不成焉彼女遂行適人有言之于余者余心感焉乃作賦曰

竊託音于往昔迄來春之不從思同遊而無路情壅隔而靡通哀莫哀于永絕悲莫悲于生離豈良時之難俟痛余質之日虧登高樓曰臨下望所歡之攸居去君子之清宇歸小人之蓬廬欲輕飛而從之迫禮防之我拘

藝文類聚三十

歸思賦

背故鄉而遷徂將遙憩乎北濱經平常之舊居感荒壤而莫振城邑寂已空虛草木穢而荆榛嗟喬木之無陰處原野其何為信樂土之足慕忽并日而載馳

藝文類聚三十

慰子賦

彼凡人之相親小離別而懷戀況中殤之愛子乃千秋而不見入
空室而獨倚對牀帷而切歎痛人亡而物在心何忍而復觀日晚
晚而既沒月代照而舒光仰列星已至晨方霑露而含霜惟逝者
之日遠愴傷心而絕腸藝文類聚三十四

慰情賦

序

黃初八年正月雨而北風飄寒園果墮冰枝榦摧折北堂書鈔一百五十六

寡婦賦

高墳鬱鬱兮巍巍松柏森兮成行

文選謝靈運廣陵王墓下作詩注

敘愁賦

并序

時家二女弟故漢皇帝聘已為貴人家母見二弟愁思故令予作

賦曰

嗟妾身之微薄信未達乎義方遭母氏之聖善奉恩化之彌長迄

盛年而始立脩女職于衣裳承師保之明訓誦六列之篇章觀圖
像之遺形竊庶幾乎皇英委微軀于帝室充末列于椒房荷印紱
之令服非陋才之所望對床帳而太息慕二親已增傷揚羅袖而
掩涕起出戶而彷徨顧堂宇之舊處悲一別之異鄉

藝文類聚
三十五

九愁賦

嗟離思之難忘心慘毒而含哀踐南畿之末境超引領之徘徊眷
浮雲已太息願攀登而無階匪徇榮而愉樂信舊都之可懷恨時
王之謬聽受姦枉之虛辭揚天威已臨下忽放臣而不疑登高陵
而反顧心懷愁而荒悴念先寵之既隆哀後施之不遂雖危亡之
不豫亮無遠之君心刈桂蘭而秣馬舍予車于西林願接翼于歸
鴻嗟高飛而莫攀因流景而寄言響一絕而不還傷時俗之趨險
獨惆悵而長愁感龍鸞而匿跡如吾身之不畱竄江介之曠野獨
眇眇而汎舟思孤客之可悲愍予身之翱翔豈天監之孔明將時

運之無常謂內思而自策算乃昔之愆殃已忠言而見黜信無負
于時王俗參差而不齊豈毀譽之可同競昏瞽已營私害予身之
奉公共朋黨而如賢俾予濟乎長江嗟大化之移易悲性命之攸
遭愁慊慊而繼懷恆慘慘而情挽曠年載而不迴長去君乎攸遠
御飛龍之蜿蜒揚翠霓之華旌絕九霄而高驚飄弭節于天庭披
輕雲而下觀覽九土之殊形顧南郢之邦壤咸蕪穢而倚傾驂盤
桓而思服仰御驤已悲鳴紆予袂而收涕僕夫感已失聲履先王
之正路豈淫徑之可遵知犯君之招咎恥干媚而求親顧旋復之
無軌長自棄于遐濱與麋鹿而爲羣宿林藪之葳蕤野蕭條而極
望曠千里而無人民生期于必死何自苦已終身寧作清水之沈
泥不爲濁路之飛塵踐蹊徑之危阻登岵嶷之高岑見失羣之離
獸覲偏栖之孤禽懷憤激已切痛若回刃之在心愁戚戚其無爲
遊綠林而逍遙臨白水已悲嘯猿驚聽而失條亮無怨而棄逐乃

余行之所招 藝文類聚 三十五

悲命賦

哀魂靈之飛揚 文選別 賦注

潛志賦

潛大道曰遊志希往昔之遐烈矯貞亮曰作矢當苑囿乎呈藝驅

仁義曰為禽必信忠而後發退隱身曰滅迹惟出世而取容且摧

剛而和謀接處肅曰靜恭亮知榮而守辱匪天路曰為通 藝文類聚 三十

六

藉田賦

大凡人之為圃各植其所好焉好甘者植乎薺好苦者植乎荼好

香者植乎蘭好辛者植乎蓼至于寡人之圃無不植也 御覽八百 三十四

名王親枉千乘之體于隴畝之中執鉏耰于畦町之側尊趾勤于

耒耜玉手勞于耕耘 書鈔九十 一引三條

感婚賦

陽氣動兮淑清百卉鬱兮含英春風起兮蕭條蟄蟲出兮悲鳴顧
有懷兮妖人用搔首兮屏營澄清臺已蕩志狀高軒而遊情悲自
媒之不顧懼歡媾之不成慨仰首而歎息風飄颻已動纓藝文類聚四十
娛賓賦

感夏日之炎景兮游曲觀之清涼遂衍賓而高會兮丹帷暍已四
張辨中廚之豐膳兮作齊鄭之妍倡文人騁其妙說兮飛輕翰而
成章談在昔之清風兮總賢聖之紀綱欣公子之高義兮得芬芳
其若蘭揚仁恩于白屋兮踰周公之弃餐聽仁風而忘憂兮美酒
清而肴乾初學記十又十四

東征賦 并序

建安十九年王師東征吳寇余典禁兵衛宮省然神武一舉東夷
必克想見振旅之盛故作賦一篇

登城隅之飛觀兮望六師之所營
幡旗轉而心思兮舟楫動而傷
精顧身微而任顯兮愧責重而命輕
嗟我愁其何爲兮心遙思而
縣旌師旅憑皇穹之靈祐兮亮元勳之必舉
揮朱旗曰東指兮橫
大江而莫御循戈櫓于清流汎雲梯而容與
禽元帥于中舟振靈
威于東野

藝文類聚五十九
御覽三百三十六

登臺賦

從明后而嬉游兮登層臺已娛情見太府之廣開兮觀聖德之所
營建高門之嵯峨兮浮雙闕乎太清立中天之華觀兮連飛閣乎
西城臨漳水之長流兮望園果之滋榮仰春風之和穆兮聽百鳥
之悲鳴天雲垣其既立兮家願得而獲逞揚仁化于宇內兮盡肅
恭于上京惟桓文之爲盛兮豈足方乎聖明休矣美矣惠澤遠揚
翼佐我皇家兮寧彼四方同天地之規量兮齊日月之暉光永貴
尊而無極兮等年壽于東王云云

魏志陳思王植傳注引徐澹魏
紀又見藝文類聚六十二初學

記二
十四

遊觀賦

靜閑居而無事將遊目已目娛登北觀而啟路涉雲路之飛除從
熊羆之武士荷長戟而先驅罷若雲歸會如霧聚車不及迴塵不
獲舉奮袂成風揮汗如雨

藝文類聚
六十三

臨觀賦

登高墉兮望四澤臨長流兮送遠客春風暘兮氣通靈草含幹兮
木交莖丘陵窟兮松柏青南園夢兮果戴榮樂時物之逸豫悲予
志之長違歎東山已遡勤歌式微已詠歸進無路已効公退無隱
已營私俯無鱗已遊遁仰無翼已翻飛

藝文類聚
六十三

閑居賦

何吾人而介特去朋匹而無儔出靡時已娛志入無樂已銷憂何
歲月之若鶩復民生之無常感陽春之發節聊輕駕而遠翔登高

大四百八十八
小五十九

巨呂延企時薄暮而起予仰歸雲曰載奔過蘭蕙之長圃冀芬芳
之可服結春衡曰延佇入虛廓之閑館步生風之廣廡踐密邇之
脩除卽蔽景之立宇翫鳥翔于南枝立鶴鳴于北野青魚躍于東
沼白鳥戲于西渚遂乃背通谷對綠波藉文茵翳春華丹轂更馳

羽騎相遇

欽文類聚
六十四

愬寒風而開襟

文選潘岳西征賦注又
沈約遊沈道士館詩注

願同衾于寒女

文選郭泰答
傅咸詩注

全三國文卷十四

烏程嚴可均校輯

魏十四

陳王植二

寶刀賦

并序

建安中家父魏王乃命有司造寶刀五枚三年乃就曰龍虎熊馬
雀爲識太子得一余及余弟饒陽侯各得一焉其餘二枚家王自
仗之賦曰

有皇漢之明后思潛達而玄通飛文藻曰博致揚武備曰禦凶乃
熾火炎爐融鐵挺英烏獲奮椎歐冶是營扇景風曰激氣飛光鑑
于天庭爰告祠于太乙乃感夢而通靈然後礪曰五方之石鑿曰
中黃之壤規圓景曰定環攄神思而造像垂華紛之葳蕤流翠采
之晃熒陸斬犀革水斷龍舟輕擊浮截刃不灑流踰南越之巨闕

超西楚之太阿實真人之攸御永天祿而是荷

初學記二十二藝文類聚六十御覽

九華扇賦 并序

昔吾先君常侍得幸漢桓帝帝賜尚方竹扇不方不圓其中結成
文名曰九華故為此賦其辭曰

有神區之名竹生不周之高岑對淶水之素波背玄澗之重深體
虛暘曰立幹播翠葉曰成陰形五離而九折篋釐解而縷分效蚪
龍之蜿蜒法虹蜺之烟熅攄微妙曰歷時結九層之華文爾乃浸
曰芷若拂曰江離搖曰五香濯曰蘭池因形致好不常厥儀方不
應矩圓不中規隨皎腕曰徐轉發惠風之微寒時氣清曰芳厲紛

飄動乎綺紈 藝文類聚六十九書鈔一百三十四御覽七百二

扇賦

情駘蕩而外得心悅豫而內安增吳氏之姣好發西子之玉顏

初學

記十九御覽
三百八十一

酒賦

并序

余覽揚雄酒賦辭甚瑰瑋頗戲而不雅聊作酒賦粗究其終始

嘉儀氏之造思亮茲美之獨珍嗟麴蘖之殊味□□□□□□仰

酒旗之景曜協

書鈔作徵

嘉號于天辰繆公酣而興霸漢祖醉而蛇分

穆生失醴而辭楚侯嬴感爵而輕身諒于鍾之可慕何百觚之足

云其味亮升

當有誤

久載休名宜城

書鈔作成

醪醴蒼梧縹清或秋藏冬

發或春醞夏成或雲沸川涌或素蟻如萍爾乃王孫公子游俠翺

翔將承歡已接意會陵雲之朱堂獻酬交錯宴笑無方于是飲者

竝醉從橫謹誦或揚袂屢舞或扣劍清歌或顰蹙辭觴或奮爵橫

飛或歎驪駒既駕或稱朝露未晞于斯時也質者或文剛者或仁

早者忘賤窶者忘貧和暱眦之宿憾雖怨讎其必親于是矯俗先

生聞之而歎曰噫夫言何容易此乃淫荒之源非作者之事若耽

于觴酌流情縱佚先生所禁君子所斥藝文類聚七十二又書

車渠椀賦雙管忘貧味則州之窗樹報恐其心賦于景獻谷夫

惟斯椀之所生于涼風之峻澹采金光已定色擬朝陽而發輝豐

玄素之煒暉帶朱榮之葳蕤緼絲綸已肆采藻繁布已相追翩飄

飄而浮景若驚鵠之雙飛隱神璞于西野彌百葉而莫希于時乃

有明篤神后廣彼仁聲夷慕義而重使獻茲寶于斯庭命公輸使

制匠窮妍麗之殊形華色燦爛文若點成鬱蒼雲蒸蜿蜒龍征光

如激電影若浮星何神怪之巨偉信一覽而九驚雖離朱之聰目

由炫耀而失精何明麗之可悅起羣寶而特章侯君子之閑宴酌

甘醴于斯觴既娛情而可貴故求御而不忘藝文類聚七十

迷迭香賦三御覽人百人

播西都之麗草兮應青春而發暉流翠葉于纖柯兮結微根于丹

墀信繁華之速實兮弗見彫于嚴霜芳暮秋之幽蘭兮麗崑崙之

大五百四十三
小四十九

芝英既經時而收采兮遂幽殺已增芳去枝葉而特御兮入綃縠
之霧棠附玉體已行止兮順微風而舒光藝文類聚
八十一

芙蓉賦

覽百卉之英茂無斯華之獨靈結修根于重壤泛清流已擢莖退

潤王宇進文帝廷

二語從文選劉休
女擬古詩注補

竦芳柯已從風奮纖枝之粹

縹

二語從初學記
補一本作璀璨

其始榮也噉若夜光尋扶木其揚暉也晃若九

日出暘谷芙蓉騫翔菡萏星屬絲條垂珠丹莖加綠焜焜燿燿爛

若龍燭觀者終朝情猶未足于是姣童媛女相與同游擢素手于

羅袖接紅葩于中流

藝文類聚八十二初學記
二十七御覽九百九十九

橘賦

有朱橘之珍樹于鶉火之遐鄉稟太陽之烈氣嘉杲日之休光體

天然之素分不遷徙于殊方播萬里而遙植列銅爵之園庭背江

洲之暖氣處玄朔之肅清邦換壤殊爰用喪生處彼不凋在此先

零朱實不銜

初學記事對作不萌

焉得素榮惜寒暑之不均嗟華實之永乖

仰凱風曰傾葉冀炎氣之可懷颺鳴條曰流響晞越鳥之來栖夫

靈德之所感物無微而不和神蓋幽而易激信天道之不訛既萌

根而弗榦諒結葉而不華漸玄化而不變非彰德于邦家拊微條

曰歎息哀草木之難化

藝文類聚八十六初學記二十八又見文選趙至與嵇茂齊書注御覽九百六十六

槐樹賦

羨良木之華麗爰獲貴于至尊馮文昌之華殿森列峙乎端門觀

朱榦曰振條據文陛而結根揚沈陰曰溥覆似明后之垂恩在季

春曰初茂踐朱夏而乃繁覆陽精之炎景散流曜曰增鮮

藝文類聚八十八

八初學記二十八

白鶴賦

嗟皓麗之素鳥兮含奇氣之淑祥薄幽林曰屏處兮蔭重景之餘

光狹單巢于弱條兮懼衝風之難當無沙棠之逸志兮欣六翮之

大四百八十二
小一百零八

不傷承邂逅之僥倖兮得接翼于鸞皇同毛衣之氣類兮信休息
而同行痛良會之中絕兮遭巖災而逢殃共太息而祇懼兮抑吞
聲而不揚傷本規之違忤悵離羣而獨處恆竄伏已窮栖獨哀鳴
而戢羽翼大綱之解結得奮翅而遠遊聆雅琴之清韻記六翮之
末流

藝文類聚九十
初學記三十

鵠賦

鵠之爲禽猛氣其鬪終無勝負期必于死遂賦之焉

美遐圻之偉鳥生太行之巖阻體貞剛之烈性亮金德之所輔戴
毛角之雙立揚玄黃之勁羽甘沈殞而重辱有節俠之義矩降居
檀澤高處保岑遊不同嶺栖必異林若有翻雄駭逝孤雌驚翔則
長鳴挑敵鼓翼專場踰高越壑雙戰隻僵階侍斯珥俯躍文墀成
武官之首飾增庭燎之高暉

藝文類
聚九十

鸚鵡賦

美洲中之令鳥超眾類之殊名感陽和而振翼遁太陰已存形遇
旅人之嚴網殊六翮而無遺身挂滯于重縲孤雌鳴而獨歸豈余
身之足惜憐眾雛之未飛分糜軀已潤鑊何全濟之敢希蒙含育
之厚德奉君子之光輝怨身輕而施重恐往惠之中虧常戢心已
懷懼雖處安其若危永哀鳴已報德庶終來而不疲

藝文類聚九十一初學記

離繳雁賦 并序

余遊于玄武陂有雁離繳不能復飛願命舟人追而得之故憐而

賦焉

憐孤雁之偏特兮情惆焉而內傷尋淑類之殊異兮稟上天之休
祥含中和之純氣兮赴四節而征行遠立冬于南裔兮避炎夏乎
朔方白露淒已飛揚兮秋風發乎西商感節運之復至今假魏道
而翱翔接羽翮已南北兮情逸豫而永康望范氏之發機兮播織

大四百九十七
小三十四

繳日凌雲挂微軀之輕翼兮忽積落而離羣旅朋驚而鳴逝兮徒
矯首而莫聞甘充君之下廚膏函牛之鼎鑊蒙生全之顧復何恩
施之隆博于是縱軀歸命無慮無求飢食梁稻渴飲清流

藝文類聚九十

一初學記三十

射雉賦

暮春之月宿麥盈野野雉羣雉

初學記三

鷓鴣賦

鷓欲取雀雀自言微賤身體些小肌肉瘠瘦所得蓋少君欲相噉
實不足飽鷓得雀言初不敢語頃來輾軻資糧之旅三日不食略
思死鼠今日相得寧復置汝雀得鷓言意甚怔營性命至重雀鼠
貪生君得一食我命隕傾皇天降鑒賢者是聽鷓得雀言意甚沮
惋當死弊雀頭如果蒜不早首服捩頸大喚行人聞之莫不往觀
雀得鷓言意甚不移依一棗樹藜藿多刺

二句從御覽補

目如擘椒跳躍

二翅我雖當死略無可避鶴乃置雀良久方去二雀相逢似是公
嫗相將入草共上一樹仍共木末辛苦相語向者近出爲鶴所捕
賴我翻捷體素便附說我辨語千條萬句欺恐舍長令兒大怖我
之得免復勝于兔自今徒意莫復相妒藝文類聚九十一御覽九
百二十六又九百六十五

言雀者但食牛矢中豆馬矢中粟

御覽八百四十一

神龜賦

并序

龜號千歲時有遺余龜者數日而死肌肉消盡唯甲存焉余感而
賦之曰

嘉四靈之建德各潛位乎一方蒼龍虬于東岳白虎嘯于西岡玄
武集于寒門朱雀棲于南鄉順仁風已消息應聖時而後翔嗟神
龜之奇物體乾坤之自然下夷方已則地上規隆而法天順陰陽
已呼吸藏景曜于重泉食飛塵已實氣飲不竭于朝露步容趾已
俯仰時鸞回已鶴顧忽萬載而不恤周无疆于太素感白靈之翔

翫卒不免乎豫且雖見珍于宗廟離剝剝之重幸欲愬怨于上帝
將等愧乎游魚懼沈泥之逢殆赴芳蓮已巢居安玄雲而好靜不
汪翔而改度昔嚴州之抗節援斯靈而記喻嗟祿運之屯蹇發遇
獲于江濱歸籠檻已幽處遭諄美之仁人晝顧瞻而終日夕撫順
已接晨邁淫災已隕越命勦絕而不振天道昧而未分神明幽而
難燭黃氏沒于空澤松喬化于株木虵折鱗于平皋龍蛻骨于深
谷亮物類之遷化疑斯靈之解殼

藝文類聚九十
六初學記三十

蟬賦

唯夫蟬之清素兮潛厥類于太陰在焱陽之仲夏兮始遊豫乎芳
林實澹泊而寡欲兮獨怡樂而長吟聲皦皦而彌厲兮似貞士之
介心內含和而弗食兮與眾物而無求棲喬枝而仰首兮漱朝露
之清流隱柔桑之稠葉兮快啁號已遁暑苦黃雀之作害兮患蟪
蛄之勁斧飄高翔而遠托兮毒蜘蛛之網罟欲降身而卑竄兮懼

草蟲之襲予免眾難而弗獲兮遙遷集乎宮宇依名果之茂陰兮
托修幹已靜處有翩翩之狡童兮步容與于園圃體離朱之聰視
兮姿才捷于獼猿條罔葉而不挽兮樹無榦而不緣翳輕驅而奮
進兮跪側足已自閑恐余身之驚駭兮精曾眊而目連持柔竿之
冉冉兮運微黏而我纏欲翻飛而逾滯兮知性命之長捐委厥體
于膳夫歸炎炭而就燔秋霜紛已宵下晨風冽其過庭氣憊怛而
薄軀足攀木而失莖吟嘶啞已沮敗狀枯槁已喪形亂曰詩歎鳴
蜩聲嘒嘒兮盛陽則來太陰逝兮皓皓貞素侔夷節兮帝臣是戴
尚其潔兮

藝文類聚九十七
徐本初學記三十

蝙蝠賦

吁何姦氣生茲蝙蝠形殊性詭每變常式行不由足飛不假翼明
伏暗動盡侶鼠形謂鳥不侶二足爲毛飛而含齒巢不哺殼空不
乳子不容毛羣斥逐羽族下不蹈陸上不馮木

藝文類聚
九十七

九詠

芙蓉車兮桂衡結萍蓋兮翠旌四蒼虬兮翼轂駕陵魚兮驂鯨茵

薦兮芷席蕙幃兮荃牀

本作荃牀依御覽六百九十九改

抗南箕兮簸瓊藻挹天

河兮滌玉觴靈既降兮泊靜默登文階兮坐紫房服春榮兮猗摩

雲裾繞兮容裔冠北辰兮岌峩帶晁虹兮陵厲蘭肴御兮玉俎陳

雅音奏兮文虞羅感濯漢兮美遊女揚激楚兮詠湘娥臨

北堂書鈔一百

五十五作乘

迴風兮浮漢渚日牽牛兮眺織女交有際兮會有期嗟痛

吾兮來不時來無見兮進無聞泣下雨兮歎成雲先后悔其靡及

冀後王之一寤猶擗轡而繁策馳覆車之危路羣乘舟而無楫將

何川而能渡何世俗之蒙昧悼邦國之未靜任椒蘭其望治由倒

裳而求領尋湘漢之長流採芳岸之靈芝遇游女于水裔採菱華

而結辭

御覽九百七十五引九愁有此語

野蕭條呂極望曠千里呂無人民生期

于必死何自苦呂終身寧作清水之汙泥不為濁路之飛塵

藝文類聚

五十六 案末六
語與九愁賦同

停舟兮焉待舉帆兮安追 北堂書鈔一百三十八

運蘭櫂已速往口回波之容與 同上

過口穴兮清冷木鳴條兮動心 北堂書鈔一百五十八

踐丹穴兮觀鸞居通朱爵兮息南巢 同上

葛蔓滋兮冒神宇 文選潘岳寡婦賦注又沈約學省愁臥詩注作蔓葛

徒勤躬兮苦心 文選頭陀寺碑注

溫風翕兮煎沙石鳥罔竄兮獸無蹠 御覽三十四

乘逸嚮兮執電鞭忽而往兮悅而旋 御覽三百五十九

越江兮刈蘭暮秋兮薄寒被蓑兮戴笠置露兮踐歡 御覽七百六十五

牽牛爲夫織女爲婦織女牽牛之星各處一芴七月七日得一會

同矣 文選魏文帝燕歌行注引曹植九詠注

何孤客之可悲 文選謝靈運七里瀨詩注

大四百二十
小一百四十九

皇祇降兮潛靈舞

文選顏延年三月三日曲水詩序注

遙逝

哀秋氣之可悲兮涼風蕭其嚴厲神龍盤于重泉兮騰蛇蟄于幽

穴

北堂書鈔一百五十八

寫灌均上事令

孤前令寫灌均所上孤章二臺九府所奏事及詔書一通置之座

隅孤欲朝夕諷詠呂自警誡

御覽五百九十三

毀鄆城故殿令

令鄆城有故殿名漢武帝殿昔武帝好遊行或所幸處也梁桷傾頓棟宇零落脩之不成良宅置之終于毀壞故頗撤取呂備宮舍余時獲疾望風乘虛卒得慌惚數日後廖而醫坐妄說呂爲武帝魂神生茲疾病此小人之無知愚惑之甚者也昔湯之隆也則夏館無餘跡武之興也則殷臺無遺基周之亡也則伊洛無隻椽秦

之滅也則阿房無尺椽文選顏延之北使洛詩注引漢道衰則建此二語作尺椽蓋誤涉上句

章撤靈帝崩則兩宮燔高祖之魂不能口未央孝明之神不能救

德陽天子之存也必居名邦口土則死有知亦當逍遙于華都雷

神于舊室則甘泉通天之臺雲陽九層之閣足已綏神育靈夫何

戀于下縣而居靈于朽宅哉已生論死則不然也況于死者之無

知乎且聖帝明王顧宮闕之秦苑囿之侈有妨于時者或省已惠

人況漢氏絕業大魏龍興隻人尺土非復漢有是已咸陽則魏之

西都伊洛為魏之東京故夷朱雀而樹闔闔平德陽而建泰極況

下縣腐殿為狐狸之窟藏者乎今將撤壞已修殿舍恐無知之人

坐白生疑故為此令亦足已反惑而解迷焉許敬宗劉伯莊等文館詞林六百九十五

賞罰令文館詞林題如此藝文類聚作黃初五年令

令夫遠不可知者天也近不可知者人也傳曰知人則哲堯猶病

諸諺曰人心不同若其面焉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

遜遠之則怨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自世閒人或受寵而背恩
或無故而人叛違顧左右曠然無信夫嚼者咋斷其舌右手執斧
左手執鉞傷夷一身之中尚有不可信況于人乎唯無深瑕潛釁
隱過匿愆乃可已爲人君上行刀鋸于左右耳前後無其人也諺
曰穀千駑馬不如養一驥又曰穀駑馬養虎犬無益也乃知韓昭
侯之藏弊袴良有已也役使臣有三品有可已仁義化者有可已
恩惠驅者此二者不足已導之則當已刑罰使之刑罰復不足已
率之則明聖所不能畜故堯舜至聖不能容無益之子湯武至聖
不能養無益之臣九折臂知爲良醫吾知所已待下矣諸吏各敬
爾位孤推一槩之平功之宜賞于疏必與罪之宜戮在親不赦此
令之行有若皦日於戲羣司其覽之哉

自誠令

藝文類聚作
黃初六年令

文館詞林六百九十五
又見藝文類聚五十四

令吾昔已信人之心無忌于左右深爲東郡太守王機防輔吏倉

輯等任所誣白獲罪聖朝身輕于鴻毛而謫重于太山賴蒙帝主
天地之仁違百寮之典議赦三千之首戾反我舊居襲我初服雲
雨之施焉有量哉反旋在國捷門退掃彤影相守出入二載機等
吹毛求瑕千端萬緒然終無可言者及到雍又爲監官所舉亦曰
紛若干今復三年矣然卒歸不能有病于孤者信心足曰貫于神
明也昔雄渠李廣武發石開鄒子囚燕中夏霜下杞妻哭梁山爲
之崩固精誠可曰動天地金石何況于人乎今皇帝遙過鄙國曠
然大赦與孤更始欣笑和樂曰歡孤隕涕咨嗟曰悼孤豐賜光厚
言重千金損乘輿之副竭中黃之府名馬充廄驅牛塞路孤曰何
德而當斯惠孤曰何功而納斯貺富而不吝寵至不驕者則周公
其人也孤小人爾深更曰榮爲感何者將恐簡易之尤出于細微
脫爾之愆一朝復露也故欲循吾往業守吾初志欲使皇帝恩在
摩天使孤心常存入地將曰全陛下厚德究孤犬馬之年此難能

也然孤固欲行眾人之所難詩曰德輶如毛人鮮克舉之此之謂也故爲此令著于宮門欲使左右共觀志焉

文館詞林六百九十五又略見藝文類聚

五十

四

令 諺云相門有相將門有將夫相者文德昭將者武功烈

文選陸機吳趨行注

六 又劉琨答盧諶詩注御覽四百九十一
案本傳陳蕃舉疏亦有此數語

